





原件短缺

P1-P14

天自是治生孳孳惟日不足夜不就寢卽寢不成寐聞
雞聲呼諸僕起耕牧樵汲各出受事所受地二百畝一
易再易居半相距七里三時一日往來必徧溽暑糞田
疇美土疆瀦防溝遂列澮備舉衆寡合耦爲鋤故水旱
不受災而收入倍田益斥阡陌相望高廩如坻京矣計
口數米而炊給授有期太羹不致粢食不鑿與家人共
之朝夕誦武侯淡泊明志常信民咬菜根斷百事可作
語以訓誨其子曰人知鳩毒傷生不知日用尋常禍機
伏焉佻者縱而明得意懦者溺而不自拔克己必先于
是則毅然大丈夫矣乃公初冠時所用革鞮葛衣五十

餘年無損古人所以重著簪敝履也而曹念哉母病扶侍湯藥數月不稅衣冠求醫百方其卒也痛幾殆舍殮豐厚然不作佛事事郭母如其母事如母葉亦然事兄如其父兄長子死爲之殮與葬爲居妻子芻舍衣食所安弗自專也必以分沒身而已元配朱與副室伍同更艱苦未得偕老夏嘗新瓠而泣子問故曰吾昔與母居約日且入得此而腹果然今差饒給逝者不可作柰何里豪欲奪父時所遺水利不遂僞訟其理問時事于江西從容辨數卒不能奪或以淳鹵田售而善藝之轉爲沃衍則訟太公摧直屢訟不勝踴門三日詢不已家人

憤將格鬪太公解之君子不欲多上人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張徐兩少年無故相凌諍不出一語報徐忽有暴死者張亦死其父然無可脩隙悔而謝自令身無處所鄉人相告語曰忍可以省事可以保身盧太公是吾師也歲儉以二百金代族人入租或負之卒不問管庫者爲人所愚失數百金將對簿莫必其命太公聞而代償之得不死家人議其傷惠太公喟然曰吾不知則已吾力不能爲地則已知而能爲而不爲由吾死之也夫夫非自爲盜罪故應貫耳晚得四子愛而能勞督之夙興夜寐曰予耘而鹵莽之則鹵莽而報予予耕而滅裂之

則滅裂而報予而況學乎閒居侍則稱說詩禮古今忠
孝節義事或擊節以喜或拭淚而悲覽子所爲文輒手
指刺出人意表偶從塾師席見屬對作情字者亦作情
字其上師請終之書曰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塾師
莫對大驚爲奇其卒也以家譜未脩義田未置軍田未
併詔諸子必成吾志子三爲太學生叔謙成進士爲侍
御史贈父如其官舊史氏曰盧太公勤儉孝弟人也不
欲貧則勤不忘勤則儉人情耳儉而能施固已鮮矣當
其羸身出分時夫字厥子念鞠子哀者如是乎然而以
庶孽事適母以弱弟事家督卒無二心復卵翼其嗣勝
相讓敗相救此之爲孝弟豈不難哉余讀侍御爲太公
狀蓋有抑鬱而無誰語者是以索言之

黃太公家傳

黃太公名鳴夏字啓殷莆田人也黃氏望于郡中晉時
自汝南徙唐乾寧時滔公以詞賦及第遷監察御史裏
行莆文章家號曰初祖子孫接武於朝胡元荐居中夏
舉宗恥爲之臣明興有工部郎文奎檢討壽生知縣子
嘉編修仲昭少司徒乾剛運長希英累葉貴人而食貧
如寒素運長子懋讓爲諸生蚤卒有二子伯舉于鄉次
卽太公孩提不妄言笑父喜曰萇楚之箋有之少而端

南
慤長大無情愆其此子乎五歲而孤痛心入骨勺飲不
入口累日少長奉母兄教唯謹甫冠爲諸生動以禮法
自檢坐不闕堂諸燕朋絕不往來無何島寇陷城鹵掠
男女萬計兄與焉太公亟出袖藏婦簪珥丐免兄死寇
未厭所欲請歸更索餘貲奔騰阻險死者繼路迂久不
至寇望其給也竟殺兄太公枕尸而哭然已無如何經
營棺斂號咷不已人謂寇將怒以爲懟姑避之太公艱
然曰義不與賊俱生第以母老藐焉疇依不忍死殉兄
耳何避爲兄累上公車所費出子錢家索責者盈門丘
嫂傭弱猶子童稚時有酸涕而已爲占護百方悉先世

之遺以償之積窮日甚歲劇豪右壓迤駘藉相尋無已
不恚也里長賦者屢蔽百方欺從弟少無田而徵發如
雨窘迫不自聊公行田野稽版圖校道里案比諸戶口
久之而影賴狀白著長賦者懼訟于官坐罪產且見籍
因所親解何公聽之苟無累吾弟足矣不復質确其過
人目公長者自遭寇以還內持家而外禦侮庸力不暇
思鳴無晨遂謝經生業一意事母日進稻醴梁糗股脯
焉每先意而導迎之惟所命趨如不及歲時伏臘若忌
辰雖魚菽之祭齋戒夙夜以興鞠躬屏息踟躕顧望如
或見之非其義也一介不取於人居恒訥訥如不出口

尤惡言人之短設有容決是非利害無所諱忌搏節退讓進止不失尺寸人或嘲爲迂或弱而加傲弄之辭夷然不屑遇之如初初娶于陳繼史繼願皆早世無出側室郭生給事郭亦卒世治詩授給事尚書親督課之諸家訓詁通鑑綱目性理大全手錄古今文辭數百卷數萬言日有程量至夜習復漏將盡方罷頃之輒趣起矣上世以來君德汗隆朝政得失人品忠佞四方民情利病孜孜論說不倦給事困諸生與其第也其謫也公無喜愠之色第時貽書勗之清白長厚四言者黃家世德具在孺子無忘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

懷矣旣爲給事復勅之隱情惜已自同寒蟬非吾欲也嘗以月奉寄公則置田供宗祠闔戶端居不入公府不嫗媯名勢不通請寄郡邑不識公面益仰高之顏其門曰恬靜高風禮之爲鄉飲大賓辭不赴曰有子在宦途人且以是舉也貴貴非賢賢其自重如此給事仕行人擢兵部武庫郎兩以其官封公行年七十有六而沒贈陳史郭三母俱安人黃氏無生而封者無三母並贈者無庶子貴者自公父子始也天之報善厚矣哉給事名起龍以直諫知名舊史氏曰東漢之季人倫以汝國顏子爲最不言而躬行使人之意也消黃太公東脩厲節

躍絕世俗居兄弟間操執款款扶傾救危雖以子貴闇然日章庶幾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矣

汪公父子家傳

汪玄師天慶兩公父子也先世宋金紫光祿大夫叔敖公家潛川兩子皆秘監賜香火金紫院再傳爲淙公自潛川徙叢睦鄉子維崇公舉秀異尚宋某帝公主明章婦順表其鄉曰叢睦宋亡崇公不食死弟維嶽公舉省元恥爲元臣隱居沒世署其堂曰友陶自擬晉徵上淵明不仕宋云明興嶽公子莘叟以良家子徵戍郡居頃之調征雲南留屯普定衛伯子景芳仲子銓壽芳子英

師德奴壽子玄師娶方孺人蓋凡尚書郎方虛谷先生之後莘叟公死戍景芳二子當嗣役玄師公獨子也例無所與芳父子賄攝者竄玄師名尺籍伍符中玄師客外家三子伯天慶財扶床仲天恩未免懷叔天住方娠也攝者晨伺于門提拽玄師公遽去孺人挈兩孤追路相尋與決陂水旁慟仆地將投水死兩孤執袂號咷而女奴清和泣請曰主公容有還日是藐諸孤宜蒙死而存之乃令以無母并命乎孺人寤扶攜以歸而天住生玄師公生爲愍隸沒不歸骨故土伯氏意孺人必含怒孺人色愈和每事降挹故不孰何母子已思懷諛伎佞

之徒非弱女子所勝復避宅外家緩急相護身任織督
守舍兒深耕穡種三子長則使治田無日不以勤儉爲
訓三子能自樹而後還叢睦故廬自與玄師別絕肉味
脫粟瓢飲今宗人歲首必持齋本孺人之教也清和亦
與相依白首不筭不嫁末年家計寢溫厚有九孫曾玄
倍之率被服儒術矣年八十有八卒神氣凝定類得道
者然天慶公以父爲伯所嫁禍寢然抑心跳驅如滇十
許年一歸頭蓬葆沾于死亡遂爲衰白篤老兩弟請代
不許三戍三歸歸則舉子而見少子雲道始卒兩弟憐
兄生平荷戈絕域強半卜近地以葬令魂魄常依廟祐

也恩公善形家言而友于情至三家子孫累千舉進士
二人登賢書六人以明經貢若爲太學生爲鄉校諸生
百許人善富者稱是而民部郎元功侍御史有功顯名
于時舊史氏曰汪氏自唐越國來後昆無萬數富貴功
名之士不可勝計獨叢睦多奇節崇與維以身殉故主
忠矣玄師父子天慶兄弟分棄前患好無相尤孝矣弟
矣方孺人六十餘年從一而終化及侍兒辛以慶流苗
裔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校宋主過之何則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難也易序卦明夷傷于外必反其家故受之
以家人家人利女貞其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故貞明

不可息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故富家大吉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矣汪氏之興也宜哉

周公父子家傳

周太公贈公父子也太公名軒字君錫贈公名朝旦字
某上世居楚麻城孝感鄉元季祖重文避亂徙家入蜀
銅梁再徙安居重文子慶祥祥子有知知子篤洪洪子
玉玉生太公敏慧受舉子業誦通父慮曰學成而仕且
遠遊吾不得長有子遂罷然手不廢書與人言披情素
無隱傾蓋白首如一日人目爲周公瑾嘉靖初司徒以
軍興費詘算縉入貲州司迫之公不得辭曳裾王門旋

謝歸父母以天年終養生送死無憾其於族屬鄉里推
恩有差窘而鬻田者厚與直逋公賦者代輸不責償老
而鰥寡楊翁張樞輩以無殮具告皆畀之木焚左綿陳
氏子若流寓人張某券通國誦義焉太公六女有嫁而
無子身不更二醮迎歸成其節有嫁而早夭育其女爲
楊生三樂婦外生劉嘉會王瑛召與子同學而更授之
恒產次女子李見龍登龍幼失母公婿方出外以已棺
棺之教兩子學成爲諸生外甥王體喪婦以兄弟女孫
繼之曰自吾祖考視之猶吾孫也邑文廟木主卑小改
作高廣加文采焉四配十哲如之尊經閣圮繕治一新

嘗曰吾居近孔子宮牆不得與青衿揖讓俎豆吾後世庶幾爲孔子徒乎梵宇三十六所經營三之一成橋梁除道路倡義首事行者涉者呼佛號而祝公不絕口張令揭公名旌善亭載之憲綱胡令舉爲鄉飲賓固遜不赴馬令旌其堂世壽詹令親數過存之終不見隱月宮山南自號月峰處士卒之年入邑視仲孫病歷閱其室竹逕花榭日夕出門顧其子吾歸矣過萬竹山房摩娑三仙山石而指數其竹樹抵舍命播粟備饁耕者已就寢質明呼侍兒啓扉適苦暈須少息侍兒怪之趣其子來子疾呼不應昇入邑屋乃瞑人疑爲尸解云邑無賢

愚貴賤臨者譎者累千人贈公十歲從石屏胡中丞介庵趙先生學而分心于弈父令雜牧兒中抑厭之與同舍生浴于江父怒予杖若不聞爲人子道不徑舟不游耶乃下帷絕一切兒戲事十六爲諸生從李質齋先生通其經遂以高第食廩數奇不第而念太公老惟一子未抱孫謝去歸養代父秉家政父欲輸貲入太學泣而言大人昔者不欲離太父膝下今兒何能爲兩京遊學使者高其誼賜爵爲儒官邑胡令顏其堂曰留有餘其事父雖老無惰容疾言女兄弟五人孤寡十餘曹承父之志而周給之婚字之訓誨之無後者爲主祔家廟血

食五歲喪母言及輒涕泗哽咽事繼母謝庶母何如其
母謝卒哭之慟舅史公不忍見也父卒年垂九十公亦
六十矣恨不從容奉訣三年絕肉味冠服祭葬悉準禮
經因作喪禮演義自後衣不純采遇忌則服衰哭盡哀
終其身不改嘗夢舅告之若真孝子予爾孝泉頃之樹
下泉湧有孝泉二字從中出今雖大旱不竭或勸之貨
殖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人以為刺歲儉米騰貴卒
不二賈勸之省餽遺曰是吾戚屬有無當通共也勸之
汰臧獲冗食曰是與我久共安樂今患難不可棄也以
此義問徹于近遠妖賊蔡伯貫入掠安居城戒其黨曰

周氏父子善人勿犯城中因以義門稱而訓其子弟率
由禮法族奉行唯謹有不平為之解構有不足給以本
業不論質劑生平不侵然諾不為詭浪不入狹邪書馬
伏波言座右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雖加以橫逆不鳴
于官自少迨老未嘗訟一人踢其門而詬者若弗聞也
其人媿而退僕盜金不問忽神附童子言其名并金所
在僕頓顙委命眾謂縛以屬吏不聽彼已犇逐之足矣
鄰人兩失火及公家旋反風火滅邑人駭嘆為善之報
也晚精方書治病病差醫治他邑令病不效叩贈公贈
公授方令愈醫奉以所得金不納市前辟隙地為園萬

竹山房有二坊顏之曰忠孝存心曰顧諟詩之名訓所錄皆五倫中事也坊下蓮池池上爲堂祀蓮溪公旁有二亭引池水流觴與客燕樂歌詠邑人日來觀毀傷其薪木守者請爲高垣而筦鑰之不可獨樂樂不若與人已而樹有連枝竹有同本人以孫司空瑞竹詩爲贈公和之胡中丞見而擊節周少峰詩晚乃奇進少峰贈公別號以太公月峰故日所誦習晉魏四大家文李杜元白詩兩子爲諸生教先德行而後文藝伯子貢入京師書十詩便面箴傲語旣舉京兆報者至不色喜不受賀有司賓于鄉再三不應會哭其女弟與庶母過慟遂

病醫莫能治左右白更醫不許吾善起人病乃不自起人乎何尤疾革止哭者父母全而生之吾全而歸之幸甚庸何傷或言時不利願小忍斥之君子順受其正俗論何等道條然而逝年七十有二時伯子達已成進士矣仕爲行人工部主事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三贈公如其宮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率乃祖乃父攸行者也舊史氏曰常璩爲華陽國志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終人士二百九十八人多以功名顯其不仕者大凡則公府辟士八人高士一人聘士七人徵士四人節士四人就其人而目之則有高尚逸民玄真徵士隱知徵

士高讓義士隱士夫子學士茂才至孝孝子之屬然父子相繼如周太公贈公鮮矣恒人局于所見以孝泉字出水中爲異蜀自有故實姜士遊泉涌於舍朝出三鯉隗叔通汲江石橫生正流中孝通神明夫何異焉

吳太公家傳

吳太公名卿字國望青浦祠部郎伯玉父也蓋延陵季子後初家長洲代有聞人已徙上海凡五六世以長者稱至石泉公倜儻有大度生太公而後析上海華亭爲青浦定爲青浦人少讀書目可數行下善屬文會寇亂廢業性至孝事父母甘旨畢備而身疏糲不厭母以城

潰亡哭之至死有父在強起事父益謹父卒客邸俗忌無入宅入則家且毀繼母信之太公號曰焉有爲人子而惜毀家不令父沒正寢者身自負而入棺殮如禮哭晝夜不絕聲者累日破產營葬四方義故來觀之見其哀瘠嘆息曰孝而撫其少弟甚厚分以腴產自取礪确而已弟失產更割所有畀之視從弟如其弟資之母錢不責子兩弟以此造家祠部亂爲塾延童子師贄幣加常等稍長延名師供億倍豐卮酒盃茗與偶衛孺人手治之夜闌課讀不輟呼爨者亟起爲兒具朝餽恒達旦不寐更長則結社于外倚重師友不爲程督惟時召膝

下勞苦之吾聞儒者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乃公營什
一之方心計有餘豈難取高貲不欲累汝澹泊耳女成
通儒雖飯蔬飲水致足樂也家政小大不令與聞至俗
尚世氛一切遠之惟恐溷耳目而祠部專精學成矣族
收事宗人合作貧者計畝爲助太公不可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是區區者而以煩宗人不仁甚矣自是吳貧宗
無病追呼者太公又明習官家事錢穀出納錙銖莫能
欺有司說其狀高其智咨決多所釐正里有魚池稅稅
等上田或坐負課流亡力請得免里人德公無已時然
不自居功遇牛醫馬走語必款浹有違言爲之解構無

不唯諾衆孚化之時靡有爭有爭亦懼爲吳公所知外
父楊以富府怨死獄爲治後事甚具而分疏其浮糧株
累里中者老僕給事五代買舟使治生得有室嘗之青
林有任公逋幾千緡鉗欵且死憐之語其屬怨者此人
相不長貧何忍死之立爲代償復以已二丁易任一丁
得脫獄任後家計寢饒教子爲孝廉佐郡他緩急賴以
周旋饑寒賴以收穀者不具載巨室有以聲色相加衆
意不平太公視若虛舟飄瓦泊如也當四十六時嬰疾
瀕危醫家謝不治祠部不解衣而侍四五夜不寐跽而
進藥齋戒沐浴掃除別室乞福于天太公顧祠部兒且

臥地當夢夢素衣角巾白頭翁揖曰一家團聚皆若之功語畢揖而退已聞黃冠呼祠部起禱是日太公霍然病起而祠部自是未明輒禱願親長壽日爲常春秋逾七十人謂父陰行善天生孝子以美報也祠部通籍且以其官馳公而出入徒步數之蕭寺造茂林修竹間笑歌取適人疑之太公笑曰責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大丈夫柰何脩飾邊幅如偶人形乎一日見籠鵲取錢買縱之鵲飛繞左右踰時不散祠部鄉舉及成進士鵲構巢堂廡人相狎也旣入官所面命手示甚詳大指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悉忠盡能

無顧私家而已使遼已于事而竣省觀太公太公病矣理藥物相啓處累月不就枕席太公朝夕間若當何時報命祠部佯諾固問則泣曰不忍離大人太公艷然草莽臣以子得一命爲郎若不爲上效犬馬勞非所望于子也祠部迎四方名醫案脉咸言無恙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得家人嗃嗃悔厲吉占者曰太公言厲矣吉可知也而祠部猶趨趨不前則趣其母爲兒辦裝又使諸父兄弟勸駕吾日餼粥十數盂無所患獨以兒宿君命於家介介耳祠部重違其指飲淚行亡何太公卒猶拳拳勗其鞠躬盡瘁母以不遑將父遺憾也祠部名爾

成除父服三年後謁選人平進水部郎又上書請居陪
京不欲處脂膏自潤貽親令名多矣舊史氏曰傳言庾
黔婁爲父病顛天空中顯與之語獨知之契也天下未
有信之者也今吳太公父子如之太公孝親子亦孝太
公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子不語神蓋虞夫色取盜
名者也

唐太公家傳

唐太公名汝棟字子上其先婺源李氏也常侍德鸞九
傳至虞後于歙唐登仕郎廷雋遂襲唐姓居郡南烏聊
山下歙有唐自此始虞以周禮中選講學紫陽書院人

士宗之子元徽州路教授以名德賜金龍衣子中實福
建崇安縣教諭擢南雄路學正不赴

高皇帝徵問平天下之道以不嗜殺罷築城對賜上尊
純帛公精青烏術卜槐塘上原爲居葛塘爲墓數傳之
後僉憲弼襄敏澤學士臯侍御相濂郡守佐州守誥侃
仕遞興唐遂望歙矣仲實子文鳳以文學薦授江西興
國令有惠政民祠之秩滿拜趙王紀善告老仲實下三
世以文名人方之小三蘇今三先生集傳布秬林沒並
祀學宮文鳳子家禎家禎再傳贈戶部員外郎邦立邦
立三傳贈福安尹泰泰生億億生世工制義廖學士

道南判徽州首錄之數奇不第習岐黃業所治不責糈
昏夜風雨叩必應或質貸供人藥餌家漸落子四人太
公爲季少慧悟絕倫父異之吾家世積德當以兒食報
甫冠爲童子師所得月奉薄不足供俯仰遂謝去事父
母左右就養無方歲大侵四面出嫁諸兄日不具二鬴
公必市羹脯以進父母謝之曰嗷嗷滿室安忍獨飽對
曰有所知爲兒地幸不乏大人共惟加飯母卒喪具不
以煩諸兄服除之淮則謂其偶方孺人吾所以遠遊爲
親養計耳卿代吾居子舍慈以甘旨無以兄公爲解未
幾父卒孺人獨當大事買棺內外易兄公曰父一而已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柰何旣爲季累割所居室償之
辭不得太公奔而歸知其狀慟曰君子不家于喪父死
之謂何因以爲利而又利兄之有天下其孰能說之折
其券叔兄老無子推食食之子司理舉于鄉則日膳有
秩矣伯兄從二子武林養有缺與其媪來依太公太公
徙宅居之旦莫進食久之伯兄憶武林太公重違其意
漿送之無何死太公瘞之武林以須卜兆吉還葬而私
遺二子金俾守武林舍且營生計二子所爲不必宜諸
兄弟太公曠然不校也司理爲諸生矣王父猶未歸土
太公奮曰人衆相仗何時而可具斗酒與衆盟無溺形

家言無信機祥有灾願及吾父子衆敬應曰然始藏葬
事仲實公葬呂家林而仲子子彰徙巖鎮兩墓相比歲
時伏臘宗人展謁不辨昭穆公曰子不先父食自上世
以來未之有舍也父若與子齒如禮何吾太宗無特祀
何以示訓率諸父老各捐金歲息其子爲祠以饗而胙
餒一如禮性亢直不能容人過忤者徵色發聲相加事
竟不復省記遇之如初里有違言以公無私爭就質立
解視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周旋不惜勞費司理
受經則稱責以具束脩而稽其勤惰進退數使贄諸名
士就正屢試蹶絕無愠容癸卯攜之赴試得雋爲一解

願而督司理弟昕如之司理成進士除武昌請御板輿
太公曰善養在志非口體之謂也若爲廉吏而翁爲廉
吏父何有于五鼎司理數使歸聘無恙而憂吳氏女病
已喪方孺人哭之哀病矣司理歸視其面有墨色而癯
心慮之然啓居如故一朝呼子孫畢集詔曰世遠則人
繁人繁則情渙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財而翁徵天幸見
三世人因渙思萃其在今日向以五十金付昕置田備
蒸嘗命孫醇籍之自署字其尾又曰特祀仲實公我實
首事第無多羸虞不繼筭有五緡悉以佐資增廓則在
汝曹又曰叔氏無後吾居爲隱蔽出爲鴈行汝曹無忘

復顧司理他日當官永肩一心顧昕若諸孫曾孫訓勵
因其材司理諾而哽塞莫能對越五日盥櫛加冠坐而
逝生平慕阮嗣宗陶元亮之爲人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興至輒飲飲輒吟兩公詩而和之取適意不劇琢好作
書書與詩相當晚一切罷遣日偃臥一榻澄心觀道而
已其卒也里黨行哭失聲宗人行服倍年司理名暉治
行爲楚十五郡最舊史氏曰余聞鄂人黃人言唐司理
攝權政羨入近萬金悉以助公家他賦且歲省商稅十
一著爲令歡呼歌誦上下數千里間注意高仰之比觀
太公行事則知以廉吏教子故然書不云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太公孝弟爲政于家司理以政推恩以
孝錫類夫廉一端而已何足盡公公父子哉

朱次公家傳

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爲有德又曰人富而仁
義附焉此未可以槩天下士也夫不有德而利仁義而
富者哉作朱次公傳朱次公者名模字子範休寧鶴山
人也蓋宋徽國文公之族自唐團練使雲宋尚書晞顏
制置由義漣水令惟賢元學錄壽處士梅友邑令仲全
代有聞人二十二傳而得次公母始娠夢神若真武者
降其室而畀之少年黃冠曰以爲爾子下竹非三次公

恨不識母見母之父母兄弟輒涕泣稍長從舅氏維揚
與舅之子治公車業且有緒而父病矣父故羸劣不勝
病次公相臥起涇洩無須臾間爲延醫則頭搶地告哀
爲禱神則顴面流血願以身代又割股以食之卒不可
生擗踊而呼天吾所不得於母者冀可得於父而天何
使我至此極也生不如死諸兄弟譬解之古大孝宜莫
如虞舜曾閔未有父死而以死殉者也強起食粥絕鹽
酪薑桂終三年如一日從伯兄賈淮楚間嘗遇風舟覆
而聞水中有人言是所載朱孝子不可失也舟迄無恙
舍而登陸忽遇乞食者云當有以相報次公察其貌非

凡食之則謝曰君峩峩巨艦蔽江而來各有標幟請所
以易其名者曰奚名曰君自卜之乞者俄不見卜而得
大有遂以大有爲櫛已禱于玄嶽夢神爲言未來事甚
具覺而異之自是益精心計矣次公故事伯兄如父兄
踰壯未舉子事讓而執勞以佚其兄而弟賈武林武林
人巧說少信仰機利而食以此折閱一無所問因策曰
吾聞范蠡周行吳越齊楚間而獨善陶故富稱陶朱公
施及子孫亦巨萬何者得其地也吾閱天下廣矣莫如
棠邑是襟帶維揚眞州其俗儉嗇畏罪遠邪矜已諾可
以居擇諸子姓可使者割貲令佐弟賈久之贏得過當

悉以付弟身不名一錢矣兄既育兩子而卒長甫勝冠
幼者提孩也以屬次公次公爲經紀者十八年次公亦
有子三人其可賈者與兄之子賈其可儒者與兄之子
儒師之贄賓客之宴好婚姻之六禮視已子無隆殺而
弟復卒復有遺孤則先已占籍棠邑爲諸生數往存之
猶夫兄之子也居恒詔諸子張公藝九世同居以能忍
故夫忍必有私公復何忍既老而三家子若孫若曾孫
數十人聚居一室手賦衣食其子孫婦後先之屬化之
內外無間言初服賈擊楫渡江中流而矢之昔者先人
冀我以儒顯不得志于儒所不大得志于賈者吾何以

見先人地下吾不復歸已而賈乃數十倍于舊傷其父
不及見也而築亭于室之畔顏父之別號曰竹亭以志
思云旣而曰不有吾父所從出者乎爲祖廟定歲時祭
祀之禮爲治祖墓侵者復之迫囂塵湫隘者以千金市
其地而徙之爲冢舍爲甃石而蹕之旣而曰不有吾父
族乎爲義田以食之爲義舍以居之爲義塾以訓之爲
義冢以藏之蒙難者拯之有惡者諱之非義相干者恕
之旣而曰吾父不有母黨妻黨乎吾父東西南北之人
也不有所交友往還者乎才者誘進之饑寒者衣食之
暴露者掩之負子錢者捐之武昌有金沙洲江漢水溢

民病涉涉或溺死爲之梁之眞州令城城濬池已改築
學宮苦力誦爲之助之邑大饑爲發廩粟賑之邑大疫
爲市藥療之淮以南江以北漢以東誦義不衰橋與冢
取朱公爲目焉子若孫有樹矣而始授子以事與偶金
孺人退休里中自孺人外旁絕姬侍當其盛年出遊十
許年不歸白首同牢相敬如賓御諸子孫若婦以嚴劑
寬每日旦諸子孫若婦詣寢門問安夕亦如之月朔望率
而朝祖廟次公夫婦坐堂上諸子孫若婦拜稽首咨問
其作業不合者譙讓之朝餽訖步至塾課諸子孫讀或
杖策園中抱甕而汲倚樹而吟或招耆舊具雞黍談說

古昔嘉言善行以相規勸倦則命酒霑醉而罷其平居
啜茗淪蔬羹一盂飯二壚不設園腴也有司廉次公孝
友慈惠禮爲鄉飲酒賓次公辭已從仲子家用爵封中
書舍人踰年次公病年七十有四矣勅無令婦女溷我
卽金孺人不得入而聞家人哭者呵之若不聞洪範五
福耶乃公幸皆有之何所可哭舉手謝諸外人問疾者
而見卿雲采芝白蓮從空下迎導之去里人相傳謂前
身玄武之徵也次公伯子家模季子家聘俱修父業而
息之家用以儒起家與余少弟爲同舍郎相善其倩廷
尉平金繼震與余季弟同舉進士余識家模子太學之

貞馴謹儒生也之貞子士泰十有四歲而爲郡諸生最
孫十人曾孫七人女稱是余少從江上望大有櫟夥願
之比再過更櫟曰謙願語舟人是夫善持滿者福未艾
也今信矣舊史氏曰余友丁元甫嘗爲次公邑令蕭以
占父子兄弟于次公累世通家每爲余言次公有布衣
處士之行惜哉以富掩其名太史公傳貨殖首范蠡蠶
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疏昆弟次公之散千金什伯蠶
矣子孫所息不在什一卽巨萬何足道哉計然七策用
其五於國者用其二于家用其二于家者用其五于子
孫兩朱公易地則皆然也

金子長家傳

金子長名源休寧人也與余所善清溪徵士同出義七
仲善之後而子長爲弟子長生有異姿每行過市里父
無不撫其頂金氏世德宜有佳兒王父愛之每食必置
坐隅吾見孺子而樂是吾侑也六歲受書塾師辰出西
歸自所治經外更習他經若子史而善鍾王書法母同
產弟謂其父以外生才藝入太學取科名拾芥耳遂入
太學而益精舉子業會喪父王父哭而喪明不敢離子
舍罷去舉子業而奉例爲光祿署丞子長事父母怡色
柔聲惟恐傷之有命諾而趨惟恐後父母怒長跽流涕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六十九 南
俟解乃起事無大小必請命而行卽之隣家必以告一
味之甘父母非先嘗不入口四方水陸之珍必市以奉
尤謹於養疾侍立不移尺寸或連日夕病甚焚香祝天
以身代歿則慟毀欲死諸親知解之而後少進飭粥三
年不知肉味卽禫朝夕哭奠如初喪每言輒飲泣廢箸
生忌日未明而展墓已薦于祠不赴宴會客或強之來
閉目袖手淚如綆縻坐皆無歡自是遂不強也母有廢
疾三年轉側須扶不踰闕所司趣受除謝曰一日之養
三公不易是區區者安足道哉同人賈有維揚逮必子
長往媾爲割萬縉子之終不去母竟死子長不勝喪尋

卒子長大父死哀如父母慟不及事太母葉哀如太父
而乞言于名人爲不朽太母夏繼也事之如太父哀之
如母其從父早死而子幼爲葬其父母居食其身婚嫁
其子女始太父以子長適孫遺命分貲當三之二子長
爲經營贏得過當而中分之或曰如王父命何子長不
可王父之子唯父與叔父叔父之子唯吾與弟吾兩人
實一身夫屢與邛邛巨虛異類也爲之齧甘草卽有難
負而走人何獸之不若言者愧服叔昵細人言開罪子
長衆怒欲除之子長卒不校子長兩女弟爲蘇汪家婦
其可儒者資之爲儒其可賈者資之爲賈周族之貧者

以歲周其尤貧者以月與日學者給筆札代束脩且卹其家無內顧而爲會于宗祠日省月試之賈者給資斧無生產者置義田百畝次第受舖宗祠之建也初猶分任晚獨主辦已繕學官爲文峰神臯神樓書院以輔形勝爲石梁木梁以通津濟脩普滿白嶽松蘿諸刹飯僧十萬費不貲客或嘲其愚子長笑曰卽愚不勝守錢虜耶吾聞五福三祝富居一焉謂可行義耳吾席先人遺有奇羨豈其使一人自封以產害也保傭匿其子錢不復問治生多暇展書伊吾倦則披覽名畫法書更倦則召客對弈風辰月夕盪輿畫艇游歷溪山行酒賦詩陶

陶遂遂如也與人傾蓋白首無二心上交不諂下交不傲緇衣黃冠請謁不辭其母有婦德樂道人善能容人過子長服膺奉守之母每語其孫若父德似我而相厚實皆壽徵然年財四十有六子五人女四人男孫女孫皆二人長子楠早卒其弟柯槐植栢皆有名而柯爲勝舊史氏曰甚哉晉人之好名亡實也和嶠哭泣備禮王戎雞骨支床阮籍母喪與人決賭旣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皆稱引爲名德而目戎死孝夫三人死所安歸乎如金子長者當之無媿辭矣

陳廣文家傳

陳廣文名嵩字子中先世會稽人國初徙富民實京師
隸上元籍王父榮父璋榮蚤世王母戴從一而終五十
年璋三兄蕩其貲死無後獨持門戶又以居停代人償
責家愈落然而事母奉養必豐里稱孝子娶齊孺人生
嶽已生公憐愛少子不苦以學公警悟絕常父口授前
人詩輒解邑試童子論策表判惟公成章弱冠爲府諸
生攜李彭公亟賞之方肥川公者就彭擇婿彭曰陳生
少年于俗不諧然有後福方公遂以女字公與大司成
余公諸名士同師事奉常許公許公每語人陳子中我
輩人耿恭簡督學南畿拔公獨不與講學會鴻臚姚公

跌宕不羣又工詩與公調合姚以爲仲子玄甫師因與
其長君及學博曹公結今契凡十一舉不收萬曆丁酉
始以明經薦所過齊魯燕趙山川古蹟登覽詠賦辛丑
謁選人人言可謀善地公不可吾委運大化久矣遂除
常熟訓導諸生五百有奇往來疏數遇之如一而助言
游之後不能娶者每試鷄鳴起端坐臯比竟日上官雅
知公善屬文徵索填委不以其間關說郡倅王公署縣
篆善公有寃獄挾數十金丐公爲地不許後與王語次
及之王悟釋不問吏竊聽詐索其人金其人知爲公更
持數金來謝公曰使吾爲利辭多而受寡乎郡守周公

試童子將朴其逋慢者并及常熟諸生他縣生羣噪公
巽言法言不聽擠公仆地侮郡守守幾不免事聞宗伯
議釁起常熟宜罷三校官督學知罪不專在常熟生以
公爲證并其長得無恙次年督學按部應報劣生公以
邑遭大創諸生救過不給無可刺者令有銜屬公公艱
然無罪而戮士吾有去耳令中公左官周王府教授瞿
太僕勸駕曰王右文公必受知吏隱可耳公曰老矣不
能用也遂歸歸豪惟書百千卷篝燈讀如諸生時所爲
詩文師古師心兩相得而有合多不存草其于經獨精
周禮手抄至再芴及藝術則日者家言漢魏分隸畫墨

竹殊有致事父母色養至老不衰母病爲文籲神以身
代事兄白首同居所得月奉不入私室姑適張與鄒張
喪子育所愛爲孫族人欲利其有以啗公公不取鄒貧
子三人攜其中子而立之友人暴亡宗黨不爲後公定
後者爲文告廟衆莫能奪婦弟客越歸無依養之家二
十年而葬之以其先世誥命遺族人藏弄焉居恒無疾
言怒色加僮僕于人無私親昵而少年傲岸者望之自
遠性不耐暑而耐寒夏露坐達旦不寢冬則杖策獨遊
金陵諸勝探陟殆遍徒步數十里不言勞于文長四六
于詩錯出唐宋間於樂府小令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所

得輿圖地志丹鉛稽覈悉其土風坐照千里于梵教不
甚領略絕不談神鬼卒之日命子書太上感應篇此勸
善書也能力行之聖賢仙佛具舉矣少夢胡僧示以貝
典病革若有僧誦經其側爲七言律詩一章示子沐浴
冠服坐堂中云有所往啓戶俟迎者又數言當爲城隍
神垂絕子問將何之曰城隍閻羅亦若人世煩勞但願
得二親所在常依歸耳子泣曰胡不往生淨土曰吾素
未習遂瞑面如生類尸解者年八十有四子諸生桂徵
爲公狀多情至語文自斐然舊史氏曰余客金陵人言
陳廣文先生賢未從遊也叔弟諭常熟距先生去位時

三年知其事爲詳常熟諸生以叔弟之好交余者亦數
談陳先生與子狀合余是以傳之

范邑倅家傳

魚臺邑簿范君名文字鳴唐莆田人也其上世爲吳文
正公裔有孟八者避難徙莆九潮山數傳至良叔稱高
貲賈人子大淳爲文昌簿子一川是爲君父十七而父
卒奉母與其王父孝家無一算之復乃棄舉子業爲掾
史善鼓琴操暢多新致年三十除山東陽穀尉時苦河
決當事者簡健吏分職任功而以屬君故事堤繇率冒
虛名而主者受其直所侵牟薪芟之費稱是君集諸繇

河干而矢之曰河伯不仁使人爲魚而又勞千里外之民治之是陸沉也吾敢效尤前人助河爲虐神殛無赦故諸役夫食饜而力作事半功倍行河使者以爲能君十九在河十一在邑而魚臺比壤其倖亦與君同事好上人驕稚君而以乾沒坐律行河使者舉君代之其人望曰是嘗銜我不加禮而整我者也而君若弗聞至以其奉稍爲償所逋聞者高其誼君名旣起益發憤畢誠胼胝版築間前後十年所受臺檄褒勞以十數大司空舒全州楊安邑薦于朝語具兩公奏議中

上大賚河上諸臣君與賜金無何左官崇王邸黃陸兩

水部龔觀察深惜之議以所居官仍治河如故而公謝曰寔命不猶人無若何卽解職還卜金陵鍾山之陽家焉迎其王父與季父來居之生則色養沒則孺慕君伯兄嘗薄宦召君至邸司筦鑰久之伯兄卒君一無所私以授其子而更以已有禪益之人嘉君孝友有從子侵其季父而蔑棄其先世田廬誨之不從治之不忍以此鞅鞅少歡趣而日督三子務學立身爲保家之主云其卒也前知當在某日深以不終事母爲憾君游于酒人徵歌選伎浮白呼盧百萬可付一擲食客累年不厭無子者以金助其買妾負責者焚券或給之垂橐以應卒

無怨言余友楊孝永論篤君子也爲道君生平甚悉余識其大者如此舊史氏曰嘉隆以來河渠之爲菑患也烈矣豈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辦自斗食以上莫不需才司空取節冢宰求全所去留往往方枘圓鑿不相入使鳩僇功中道而廢單父所以戒掣肘也余于范君重有感焉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温太公家傳

温太公名朝鳳字鳴岐陝西三原縣人也縣有筠岡自號筠岡山人人生未浹歲父卒伯兄才九歲稍長母若兄命之賈服用無贏副挾貲甚微顧獨饒心計不數年息十倍而忍節嗜欲串噉麤糲雖潘瀾羹餘莫之棄也至事母必肥甘輕煖不惜費母好事神近則里之嗟峨遠則晉之五臺以筍輿舁母而身跋涉從之母好施尤急于孤嫠恒先意奉行隆殺因其分豐約因其時嘗賈蜀

閏
忽心動趣裝歸衆留之泣曰小人有母得無有不豫耶
暑而喝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安
用子爲走間道累舍重趼至則母傷足卧病矣醫藥禱
祠唯力是視唯日不足乃罷賈爲農朝莫奉母視可伺
間而後白事閨門之內戲而不嘆母卒而哀且毀也祭
葬賤野而羞瘠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
卜兆清谷之陽形家相之曰吉問所由得地狀則莫不
嗟異是天所以報孝子也伯兄無子以女兒之子綱爲
子女兄貧爲其子女婚嫁爲授其子貲久之折閱一無
所問綱之受室也與其兩女遣嫁皆于公取給終身不

貳釜久相待遠相致也諸子澤紀諸孫豫吉十許曹悉
收養之紀客滇久不能歸以屬伯子于諸其家族有老
幼焉有疾病焉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養外母雜與丘
嫂母申禮亞於母伯兄之卒也付公遺券一篋發而視
之多窶人子嘆曰伯氏所不取而吾以爲利乎盍以爲
伯氏德秉畀炎火諸逋子錢家頌聲載路矣孫氏子病
疫且死衆懼傳染不敢往視公獨親數存之爲之嘗藥
其賈蜀也羣盜薄舟舟人懼莫知所爲公關弓射三盜
應弦而倒盜乃走舟人羅拜公謝更生之賜公面正紫
鬚鬚微有鬢燕居不苟訾笑往來過人不履影從長者

遊行則爲負無席則寢其趾與衆分財出若入若均平
辨治交友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有過必規夕改則夕與
之朝改則朝與之鄉鄰小鬪大怨片言立解接誘應會
鮮有悟者料事成敗決人臧否往往奇中所過蜀楚燕
趙吳越齊魯韓衛必登覽佳山水訪古遺蹟夷猶不忍
去末年深居簡出好手談或竟日夕里社推公祭酒故
舊密戚談說亶亶忘倦非義相干輒拂衣起不顧旣貴
約素如初服不佻聲樂不流汗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
於公門歸於其家無私事也伯子純官太子太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初舉進士除壽光尹戒之曰昔吾從高祖

嘗宰是邑民去後見思官何論崇卑哉故踐颺中外有
古大臣風節仲子編以諸生入太學以材官至游擊將
軍諸孫皆有門風公嘗行棧道騎蹶而墜大壑江行驟
風浪蹴天舟且覆人人面如灰土公默禱捩柁迄無患
年八十有四見伯子爲八座生受三命沒累贈一品賜
祭賜葬鄉有義服宗人倍其喪算生榮死哀三秦稱純
嘏無如公者其積功累仁天陰隲之宜爾也伯子嘗集
里中高年九人做洛社爲會公憂形于色是何能久頃
之病不食不藥曰此吾大父吾仲父吾母考終命之歲
也吾何求焉得正而斃斂無厚哭無毀遂瞑其達生有

閏
如此者舊史氏曰人言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豈其然乎温太公事親之孝也睦族之仁也訓子之義也臨財之廉也順命之正也長者哉市肆何病焉余嘗祝太公以方鴟夷子皮蓋貨殖而身用世者太公身未盡其用稍見之於子耳夫亦有貨殖而隱者弦高段干木諸賣藥賣漿之徒是已太公身處潛見之間初幾爲賈掩晚幾爲子掩關中富商大賈其章尤異者太史公不一書而足微哉何足道於太公之前乎

孫季公家傳

孫季公名一誠字明卿渭南人也所居近下邳自號曰

邳野上世山西洪洞人元季有避地渭南者占籍仕西南里數傳至景陽景陽子爵皆有處士之義以公伯兄一正爲順天府尹皆贈如其官公少文弱父母愛之不欲誦書作勞公亦涉獵大義恥學俗儒章句年二十有四爲諸生益倜儻豪舉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或調之是兩腕不能操如椽筆寧堪格鬪公奮曰丈夫鬪知不鬪力會有虜傲詔募良家子從軍倣漢入貲賜武功爵其有茂才異等不靳封侯之賞公應詔除潼關衛署指揮僉事廉不苟取士樂爲用服官若習貫而加之以銳敏肄兵屯田句校尺籍伍符督游徼禦寇四境

家老甘卧巷無聚人上官嘉其能俾平亭疑獄而有女
家貪富人金奪所字窶人子之女女之饋公兩銀壺公
白狀寘之法卒以女歸窶人子事聞縉紳大夫愧不如
也是時伯兄貴絕不丐一言先容骯髒傲骨鮮所下以
故中丞直指後先檄勞公數十而未有能推轂于朝者
公嘆曰時乎時乎鄉者椎埋屠販坐致王侯今却走馬
以糞雖千里足將安用之吾其歸矣而伯子少司馬業
已補諸生著名字爲後進冠公勤教必竟所欲爲三世
同居伯兄宦遊仲兄操家秉而食指衆居第感迫謀析
箸公前揖謝兩兄夫起家亢宗光照秦國伯兄之功也

承家阜財寧我婦子仲兄之功也小子邀福假靈曾何
敢比於是請受地遠且下者退而語司馬吾聞瘠土之
民勞勞則思義吾家叔敖處寢丘計深遠矣孺子識之
司馬舉于鄉尋成進士官行人選爲給事中公拜命從
子爵而金紫如故折節滋恭間勅其偶趙孺人多儲美
酒召客客霑醉甫罷人無賢不肖闐門車騎交錯在所
間里盡滿鄉人操書致來恒倍其直卽以下產相蒙弗
與校或疑非情且誨之欺公笑曰吾力能漑田堯堉者
可沃饒能繕室湫隘者可爽塏彼夫計畫無俚而捐其
產柰何扼人急難時乎稱貸不能償輒歸其券鄉人呼

閏
爲聖人每昇籃筍之下邽田庚褐父牧豎樵童若婦女
輩鼓掌譟然孫家老聖人來矣趨而迎必下揖之班荆
坐而言或醵金爲會或遞相邀致其家累日夕酬酢談
謔不厭生平與人言無隱情故所受德一飯不忘更不
知何者可芥蒂于胷中見人過和顏色博諭譬而救正
之然諱不使他人聞如其改也欣然獎許之淹粹無競
迨老且貴不改其素而事關名義篤信固執屹莫可干
足不入公門手不作關說書郡邑長吏造請輒謝不見
下邽城有寇萊公祠雅慕其人風節祠圯捐貲倡而新
之以寄高山景行之思云少司馬爲給事數陳讜言懼

得罪爲公憂公寄聲吾曩欲以武事自見不難捐七尺
軀兒爲邦司直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司馬論列有折檻
請劍之風聞公未疾請急歸省戀戀子舍而公不可趣
駕北上未數月聞母以侍公病不勝勞病病矣復請急
不待報而歸銓曹言非令甲所宜恐後避難者以爲口
實奪官三等歸而孺人已沒公勞苦之日者趣兒入官
老臣借手冀小報國庶不負爲臣兒今以母故左官庶
不負爲子聞之已事失官離局寵名皆棄山郎出財休
謁洗沐國家體羣臣良厚兒勉之哉閱半歲公用前疾
卒司馬醫藥棺殮無遺憾人謂公盛德之致鄉人臨喪

閏
聚哭日數百千人趙孺人事尊章睦娣姒訓子孫與公
儷德而成其孝友愛勞之美有女適郭斗南以哀父母
死渭南人稱之孝女司馬名瑋今持節撫畿內諸郡世
所目社稷臣也舊史氏曰班孟堅譏司馬子長序遊俠
則退處士而進姦雄孟堅遊俠傳具在所登進處士何
人又言齒翁孺兒長卿陳君孺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
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不爲傳何也孫季公溫良泛愛
振窮周急有絕異之姿俠士哉身貴人弟貴人父生爲
萬戶長爲夕郎沒累贈奉常中丞位非處士行則退讓
君子君臣兄弟人之大倫也進退辭受有足術者史臣
如欲補子長孟堅所缺略必斯人矣

周太公家傳

周太公可學字得祿其先江西吉水人也隋時汾翁官
會稽刺史卜家廬陵傳五世沂濱遷吉水泥田十五世
溥深出贅大水田有五男子仲曰肇倫肇倫生欲壽欲
壽有三男子長則太公周氏代有顯者至贅後曠僚矣
太公奮曰士何常在明經距躍下帷絕不問生產兩弟
恚之爲家督而四體不勤田卒汗萊徒苦我耳欲壽公
迫得太公成名捐千金產佐讀而兩弟意不無缺望太
公乃以產畀兩弟且屬之曰善養吾二人吾其遠遊矣

閩
躡蹻擔簦浮彭蠡而下至廬山與白鹿諸賢論學者二
載已西上武昌登黃鶴樓賦詩壁間有貴人奇其才欲
就見不得沿江溯漢至襄陽舊縣里公頽而豐下美髯
儀觀甚偉談傾其座人有吳翁者識其非常當里中授
室士爭來受經三年徙南漳僻左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公意安之矣以其籍自占益通習百家諸子之言而尤
長於詩與易漳人士從之者先後百餘人或寄食太公
家或僦鄰宅居太公亦爲之共而不問束脩多寡有無
門人以科貢發跡者孫輝曾朝葉文炳丁應宸魯繼冠
等數十人會聞父母喪奔還盡攜橐中裝治葬不以煩

兩弟兩弟猶以父命恐不能保所讓產太公笑曰夫不
階尺土者非人子耶兩弟守成而吾創業請從此辭兩
弟心始安而太公復還南漳不相聞問者數十年漳令
陳君朱君請以塾師居太公固辭不就以儒士應舉者
三督學使許公令補弟子員亦不就月奉所餘息之漸
饒而滋好施歲時置酒召諸稱貸者畢集酒竟對衆取
其不能償者券焚之長女爲諸生王民化婦而寡女以
間請曰父老矣兩弟幼未亡人不能出庭戶有如不可
諱父將安歸太公大驚是女也而有丈夫識乃相地得
青泥灣吉還以語女吾獲死所矣葬此後當有興者無

閏
何卒遂以其地葬行年六十九而舉伯子夢暘七十九
而舉仲子夢吉置夢暘膝上授書不達則左手按之右
手杖之夢暘十二失父二十七舉于鄉尋成進士司理
漢中召爲司空尚書郎遷按察副使治兵維揚督學中
州已晉叅政治河淮上爲世聞人凡三以其官贈太公
至中憲大夫太公別號柘溪大水田故柘塘地示不忘
故也人稱之柘溪先生李生曰余先世亦自吉水徙蓋
太公同里人高王父卜善地而葬形家往往稱之然必
四世而後興太公莫年卜葬地不二十年子遂通顯何
興之暴也夫捐千金產與其弟獨持一編書跳萬里外
能伊徭衆贅聚斬之蓬蒿藜藿而處焉高其閨閫又抗
志物表卽茂才異等不屑爲也其才譎操行度越人遠
矣語曰人傑則地靈詎不信哉

張贈公家傳

贈比部張公純字某金谿人也先世自鄱陽徙東鄉箬
嶺宋紹興中以明經教授撫州者曰啓新寄逕金谿土
橋嘉其風物之美遂築室而占數焉勝國時有爲興同
判者其後人布衣貴和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三傳生省
菴居士瓛再娶孔生公幼沉靜有崖檢羣兒嬉戲者不
屑就也進止如奉表識甫齟從楊先生受易質疑問難

必晰乃已甫髻取大儒所著蒙引存疑諸書檢括叅合
同學高第艾令君樂司馬稱善居有頃父以食指衆命
諸子析箸公叔子也伯仲故幹家有成勞蓄積餘業而
母又憐季子田宅美且便者以讓諸兄弟脫身介居當
門屋三楹葢茨不翳風雨漂搖無窘色久之將更乘屋
而父察公貧語諸子吾所餘自贍粟可百斛囊可十金
予叔爲助病彌留復屬公若作室毋左意以左于祖載
道迂回故公諾父卒過慟殆不勝喪諸猶子復分前金
粟去中堂左廣而右南隅有曲巷親知匠氏皆曰若無
偏左如翁言則東廂無立錐地非制也何以居子孫公

必不可大人言猶在耳爲子孫計而逆治命安用子爲
卽柱石無所虛懸其上夫誰曰不然季弟多酒過愎而
好勝徵怨鄉曲儇子成貿首之仇在其掌握中數矣公
常左右翼蔽之寢解山林與季中分差廣三之一而材
殊鮮季鄰豪勢排迮懼爲揃剽請公相易從之後三十
餘年豪死而公樹木長季請得如故宗老怒曰何取約
束紛更之爲始提空名以嚮兄而欲厚自託已乃棄言
乎義不受兒女子所詐脊勿予公謹謝之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是區區者何足置齒牙間
在彼猶在此也割三之一恣所欲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東髮砥礪名號白首彌敦不侵侮不好狎風標秀舉蚩
鄙望之却遠又能回容宥其小失婉顏和辭底裏上露
人人以公親已有爭質責負者悵然噤口衣無兼副木
器無文羹藜含糗終身不改其樂而事親溫清奉引無
不虔也旨甘柔滑無不備也事神吉蠲爲饗無不恪也
賓朋慶弔酬往無不具也吳天禧隱其田賦猶子某籍
中家坐是敗會籍田吳遣人私啗公勿言公長呵之瘠
人自肥不義規小利而重困猶子不仁我弗能忍見也
君子謂公於是乎君子外舅外姑家溫富而恥下人居
邑屋或言祿命不及中壽且無子心愠遂爲無訾省搏

手困矣公計米鹽薪水之費敕守舍兒日走邑中供給
相屬于道十有六年不倦旣老逆至其家朝莫上食體
甚卑有子婚禮陳翁嘆曰生男不如生女信然比坳年
皆九十棺殮封樹祔家廟血食于今不衰褚無長貲而
好儲稗官野史星曆醫卜之書朝夕披覽帶而鋤乞薪
而照看麥而漂截蒲編柳而寫無讓古人猶以儒不成
名事乖志負爲憾諸子中才叔子而督課之師友盡知
名士避寇汝東與謝文部鄰其弟登州君財總角孰視
之曰此謝氏芝蘭玉樹也令叔子同席研書李觀察劉
孝廉皆諸生見其舉子業好之因爲仲子結社親脩具

兩人先叔子偕計吏意不無小望然數寬譬叔子趨舍
淹速各有時耳毋謂我且莫人不能待也公卒之五年
叔子舉鄉書成進士所心儀四人者內外皆驗獎訓士
類識深甄藻時人以輩前世郭有道云舊史氏曰豫章
諸郡大儒輩出蓋有金谿之學焉始末嘗不急躬行末
乃徒託空言也張公不忘親命不揚季過沒身不衰孝
弟哉令子夏氏見之必曰已學矣叔子名廷相

井陘霍氏家傳

井陘霍氏蓋文之昭也封於霍以爲氏子姓散處三晉
間由平定遷井陘者自鰲始鰲子友剛友剛子英英子

尚德身七尺眉目如刻畫髭髯長美有園在東坪人號
之東園公客問將自比商顏之皓乎公奮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豈以古今時代爲限構屋園中讀種樹書而
慕之其東房陵之李其西太谷之梨其南綏山之桃烏
批之柿其四隅文杏櫻桃之屬皆嘉種朝夕率童僕抱
甕汲而漑之封土撲蟲除莠剪蔓華實繁盛爛若披錦
碩大甘脆北土所無環視而喜橘奴千戶侯安足道哉
果熟時先采以薦祖考次以獻邑大夫博士次以饋三
黨尊宿若賓友鄰里而召諸衿契張幕園中爲十日飲
觀者不問姓名恣食之或笑公諺言十歲樹木百歲樹

德公誠善樹顧德安在公掀髯大笑吾果與人共之不
取直庶幾德之小者子朝用是爲吏隱公幼慧過人父
屬之曰汝宜學儒見用于朝因以爲名退而縛雞書案
之足雞鳴輒起受書遂爲邑諸生學使者按部試士忽
疾作不能就試學使者疑其非實黜之已而病間冠庶
人冠謁父父恚曰舍諸生冠而從此是爲下喬木入幽
谷矣輸粟拜爵一級郡大夫聞其能記下縣使攝倉曹
公不可郡大夫慰之若無靳孔子嘗爲委吏矣乃就列
三日條上利弊若干事郡大夫稱善胥史以下毋敢爲
奸利者公鬚髯類父白皙鴻碩好乘白馬驟而過市有

工姑布子卿術者目之曰白馬生仙仙乎大類吳市門
卒公謝曰仙則吾豈敢吾姑隱於吏耳人因號之吏隱
歲時數休沐省覲二人而以四月十有四日生仲子岱
或謂與呂純陽同物可施財益壽公言吾家無長物東
坪收麥三百困西坪棗百餘株悉以乞族人行人曰此
吾兒湯餅會也其豁達如此會東園公生日歸上觴留
其僕張斗于倉曹所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
斗不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蹋門而詬汝飲酒樂
而令吾兒代汝死乎公聞之驚喪匕箸痰驟起咽如車
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昔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

而吟曰免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絲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寤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是時代甫二歲其母楊節婦二十有四歲將以死殉東園公涕泣而道之立孤與死孰難母第以一死塞責揚乃已每歲首則攜之立門中而刻識其身長短已齟出就外傳東園公多名田以田賦出馬上之太僕歸而詔其孫吾見長安中貴人心慕之率以儒業起家孺子勉之哉公唯唯旣娶婦生子矣業不就束書長嘆太父老勞母尸饗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復不相見五鼎安施母曰然遂受十一行賈清源息恒三倍養太公太

母因母無所不豐潔而更繕治其室爽塏華整東園公持杖往擊之無以土木勝人公以故搏節退讓富而好行其德兄嶽有遺孤季崑困于酒皆減產幾無以自存周之百方宗有繫縲繼非其罪者贖而出之或探囊胠篋而逃付之不問里兒蔡強孫定輩若而人負租粟悉焚其券高萬岳宗仁輩若而人無家無後調棺殮立義冢葬之市有被髮而走者尾之出郭則雉經林中呼而下之若非郝氏子耶乃公力能居間何至此邑城西孔道秋水時至行旅滯淫出粟百石錢五萬爲石堤捍水利涉至今晚而好弈豁然大悟誰謂弈小數也哉夫世

閏
事強弱得失何常之有智以權變勇以決斷堅忍而無
見小利吾持弈以遊人間世其庶幾矣庭有五槐朝夕
婆娑其下以槐庵爲號槐庵公四子長曰美資是爲石
亭公從盧生學易旁及諸經史下筆數百千言藻爛泉
湧總角爲諸生侍御史凌公按試高等予廩食燕趙之
士負笈執贄甚衆吳麟輩其著者也屢舉京兆不售而
冢子鵬穎秀過人盡出藏書授之曰儒者多文以爲富
夙夜強學以待問不此之務而尤人不見知舛矣鵬如
教萬曆改元舉於鄉公嘆曰兒以我故成名我乃不見
收夫力不可與命衡也今始驗之矣空自苦奚爲時與

所善友人幸酒宴樂步登白華山酒酣耳熱擊筑高歌
揚揚自得也二年鵬成進士爲潞城長子令則槐庵公
尚無恙傾筐篋畀之爲官中費毋傷爾廉用是所至顯
清白聲而石亭公角巾布衣偕平頭奴子策款段往視
令微行徵問治狀邑人不識爲令父也具以狀對入邸
呼酒自勞令不愧爲人父母吾不愧爲人父矣考績奏
最按令甲得封石亭公如子官謝曰吾不能致身青雲
之上以其貴貴吾翁而乃以子貴耶辭不受無何有母
喪哭之毀三年不御酒肉而虞傷槐庵公歡招客善弈
者虞侍之數馬揚觶誹諧呼笑酒如澠肉如林不以服

爲解也諸昆弟息父之業賈清源或折閱卽以鵬偕計
續食之餘若奉稍助之從子鶴儻蕩不事家人產禮嚴
師督課供束脩筆札卒以善士稱有陽爲人後而私其
產千金約衆書契丐公署押公怒是嬰相之圃所不容
也亟去母汗我鄰蘇孝娶子婦嘗貸公金不能償復將
鬻婦遽取券歸之歲壬午居長子愀然不樂語鵬吾往
卜長安日者曰勿問祿命厄在壬吾其歸矣歸寢疾三
日卒槐庵公及見鵬爲廷中平爲司寇尚書郎爲汲郡
守士大夫詠歌頌禱盈帙持以侑觴依依不欲去公趣
脂牽我幸健噉有如人呼若良哉二千石我當益加餐

請所以治郡者曰富之教之孔子適衛兩言耳夫何加
焉一日撫其庭中槐太息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未幾
疾作子孫進藥不嘗而與之訣凡三事無廢耕讀無忘
忠孝無厚葬遂瞑鵬今爲僉都御史有嘉聞累贈祖及
父左布政使東園公子一人年九十六吏隱公子三人
年四十有七槐庵公子四人年七十有九石亭公子二
人年五十有二舊史氏曰異哉天之祚霍氏也吏隱石
亭兩公始爲儒不令竟其業又強死抑何左也東園公
槐庵公壽矣奪其子孤其孫廢其婦損歡樂之趣爲多
又何靳也高年人所時有霍氏間世而見若取諸此以

閏
益彼又何巧也楊嫗以嫠抱孫之子適觀厥成蓋男子
所不如又何畸也生物不測儻此之謂乎要以無親子
善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固無論遲速耳楊節婦自有傳

董太公家傳

董太公名萬斛大名府開州人也其先家山西之澤州
曾祖某雄于貲賈魏博間成化朝族有戍上谷者以軍
興詞疑虛惴族人更齟齬某其奮曰大丈夫豈必守故
丘可生活耶去而違之遂家開州以其籍自占再傳至
太公與其伯兄脩業而息之帶郭千畝鍾之田馬蹄
躉百牛倍之羊彘五之棗栗千樹薑韭千畦他果蔬千

鍾薪橐千車酤千釀子貸金錢千貫布千純鼎食擊鐘
乘堅策肥豪間右矣而獨好行其德解衣衣寒者推食
食餓者自三黨以逮四鄰有差等其於絃誦之士宴加
邊幣加兩故太公在布衣中而士尊事之不敢以賢知
先四方慕義者集其門如市既舉子觀察漢儒而材之
使就外傳曰吾能為博士家行孺子當為博士家言觀
察遂以其言舉畿闈舉南宮太公喜孺子言效矣行顧
其言可也且吾先世逸民至汝而列薦紳何以承之約
已愛民平心處事此八言終身可也觀察謹受教司理
河南以明允稱考最封太公如其官太公服章服頓首

聖
於先人之靈尋篋而以褐寬博徒步從田父飲田父遜
不敢當太公大噓吾豈以小兒輩驕人久之觀察以高
第應徵當授臺省太公私念臺省者與天子宰執相可
否脫不當責四面至矣已而除計部郎乃大喜旣權稅
吳關太公勅以蠲苛政寬商商更輻輳所入浮故額以
治石堤太公復稱善而會島夷蹂躪朝鮮特東計部郎
治餉時郎以南方卑濕有河魚疾將上書乞小休太公
趣治裝此事關國家安危兒何可辭觀察淹卹海上其
母張孺人思之流涕而太公時慰藉之兒自策名委質
非吾兩人有矣有孫業爲博士子弟員與兒膝下何異

三年島夷遁觀察以治餉功受上賞尋拜分巡濟北之
命歸而觴太公太公勞苦之已復言山東京師股肱地
其民任俠易逞孺子善御之凡二年齊人芘賴之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而河大南徙徐邳漕不通復用觀察督
漕太公移書言河決而防漕病在喉舌徙而嚙 陵園
病在本根此其重視島夷患不啻倍蓰孺子勗哉其年
上建元良太公封復如觀察而母恭人太公始稱老恭
人少太公二歲自觀察登朝太公未嘗就宦邨吾所不
足者非祿養兒所有餘者在善養觀察不敢以官中絲
縷爲太公壽而謂其所知李生今爲人父而以子貴爲

人子而以親壽祝史之詞可束牛腰聽者厭矣子其爲大人傳將以貽後子孫考世德者有所徵焉舊史氏曰今巖穴處士之行貧者不飽糠覈義不苟取富者以能施爲貴德不出里閭未有習當世之故坐而策事者也董太公教其子當官入爲郎出爲李爲憲臣司權司餉司漕成敗利鈍曙如指掌其醞藉宏遠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太公其人與

劉太公家傳

劉太公者名宗伋保定之新城人也其生前一夕父月夢神爲言畀爾貴子子以子貴覺而異之不能解詰朝

舉公狀不類常見長而多質有威重好倜儻大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其人強有力恥爲之下必折之其人慈良寒畷必善遇之其人爲不善色勃皆溢必數責之其人急難必傾身周旋之按古方書爲膏餌濟病人全活不可勝計竟不問其姓名于古嚴事漢關忠穆建祠舍西已于舍北祠玄武客諷公非其鬼而祭若何公曰是非乃所知詩不云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吾以攝吾心耳初治經生業以意爲師與時尚左去之讀金版六爻工騎射應武舉以所對策斥指朝政不錄而會房山有異人從之游隱居上方山及諸蘭若跏趺蒲團修心煉

性不復有豪舉態矣伯子時濟爲諸生所師友皆人倫
選負笈行脩之費公挫其恒產以供無乏久之成進士
爲鄴令鄴民困收事而巨室冒非所宜復租者近萬石
令不敢問以質公公勅之曰吾在布衣之位剛亦不吐
令者百里司命徇強禦而斃特之不卹惡用令爲時濟
奉其言汰之鄴人愛戴令若父微知其故則更誦公衆
父也時濟以治行高等徵入給事中朝多秕政欲有
所陳說懼得罪以貽公憂公言吾生平慕朱雲之折檻
馬援之裹革恨不逢時

上幸以小子令鄴最疏爵而及老夫比于外臣將假手

小子以報君恩卽碎首玉階有餘榮矣時濟謹受教後
先封事凡萬餘言而會宮殿遞災國本未定時濟諧其
僚詣政府請先上疏百官伏闕號泣隨之政府揖謝君
言幸甚第恐過急耳時濟厲聲曰先生無乃過緩耶已
露章劾政府不法事坐謫海濱海濱廣斥非北土所宜
時濟戀戀公不欲行公勗以大義小子委質公家故非
吾有且夫諫而得罪至死猶有生氣况薄謫耶謫無何
上悟小子言不難逐鼎鉉大臣豈必交戟之內可申其
志哉而公年七十有九忽遘疾時濟因是以左右就養
卒得受訣侍舍殮里人奇之以爲公受異人方宜壽乃

爾或曰神不見夢乎天授非人力也時濟名道亨有弟
四人與子孫婚姻具魏中丞墓誌舊史氏曰往余官大
梁以督漕過鄴給事方報最得封太公如其官則輦感
而言父且莫人耳史臣不時具草奈何余曰某太史文
可卒辦盍往求之比其返也給事色喜迎謂余如君教
老父幸已拜命彼一時也庸詎知有今日太公榮辱生
死不介于懷行所無事順受其正故身隱而終貴見其
子爲邦司直名震天下萬里遷客得從容田野以奉親
終豈偶也哉彼愛子者不欲離膝下事君者藉口親在
不以身許人較太公父子竟何如也給事生十有二歲
失其母王孺人迄于今傷痛切至四方薦紳學士爲謳
若詩表章之者數十百人余悲其志附見大略云

鄒次公家傳

嘉隆間海內多理學之士不勝舉矣莊生有言儒以詩
禮發冢此中士也下者竊國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
焉耳其上者行不揜言不言而躬行吾得之鄒次公作
鄒次公傳鄒次公者名夢龍雲夢人也父貧就食漢川
七年歸貧滋甚次公方齟常夜起操作以爲養依某子
甲誅茅而居之甲語侵其父次公奮曰壯士寧終溝壑
哉無爲人所辱去之并日而食顧其好學日益勤年十

閏
九補邑諸生邑諸生所誦習不越舉子帖括次公獨博
極羣書稗官野語古文奇字無不窺也其于邵氏經世
蔡氏啓蒙奇偶分積之數杳眇汗漫之指尤剗心焉邑
令聞而禮致之師塾次公抗顏極論得失無小諱令若
子弟嚴重之邑有大祭及大慶會必先至蒞事衆聚而
謔浪必割席坐進退不失尺寸令黃固已目攝之欲省
其私會大雪綿蕞旣具雪沒兩墀中夜使吏導次公盍
姑由甬道往是誰知者次公不可黃聞而嘆曰君子哉
不爲冥冥墮行矣有招入講學會者謝不應杜門作日
錄錄日所行事事無巨細其善者志以白其否者志以

黑久之皆白座右書趙清獻公焚香告天語而旦夕行
之迨老如一日倣朱氏禮爲祠以栗爲主爲櫝以今俗
節代古四時祭列四世生忌辰于祠屆期齋戒奉祭其
居父母喪孺慕柴毀不羣立旅行事其兄撫其兄之孤
必依於禮里中少年非笑之敖然不顧性不能容不善
卽無論今之人有過面數之其讀史至貪佞奸慝輒髮
上指手擊案詈詬不休左右咸辟易以故自六戚及授
業弟子外鮮所延接而中實無藏怒宿怨又好賑人之
急道見僵卧者以告友人友人曰是天之戮民也死晚
矣不聽脫衣緝綿之而遠方之民僞齋衰扶杖而泣親

死無所歸走告所知爲之賻衆誚其愚次公曰吾盡吾不忍人之心而已君子可欺以方庸何患嘗欲爲義倉置穀以贍族力不足而罷伯子觀光旣成進士里人以百金丐居間艷然不悅曰伐國不問仁人吾寧有不足所耶而以汙我其人跼踖而退而手書貽觀光吾雲夢二百年間成進士者惟程侍御與而兩人而豈以進士能爲邑重耶士固有進此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沽名而名立不矯行而行高孺子勉之哉次公少雅意天下事字曰叔見以見志中有不平時發于詩歌其經世才微具于金蘭集若學庸易說居家錄諸書晚而幡

然曰時不我與矣何所見爲取乾初九之繇更字勿用別號潛野疾革夢儒衣冠而稱仲由者贈之詩寤曰是吾之所畏也將從地下遊矣遂卒李生曰孔子之設科也因材而篤二三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諱所短不誣所未至夫其得仲由而惡言不入于耳比于禦侮之臣詎不稱高第哉然而由也言不讓不闕疑鼓瑟于門愠見于陳喜于浮海不悅于見南子之屬終身于不伎不求之境往往洞見情實不復彌縫故孔子救失長善達才成德勿欺無倦兩言蔽之矣今之儒者大都諱所短誣所未至莊生之所謂竊也其繇此夫余聞鄒

閏
次公行事想見其爲人不狎不順利不疚勢不詘行行
類仲由氏至死無懼色定力與結纓略同要以質任自
然無諱所短無誣所未至瑕瑜相發可以爲成人矣假
令與俗儒游處習貫若性亦瓦全耳安足道哉

周太公家傳

周太公名冠字惟瞻無錫人也其先出春陵有官兩浙
官撫使者望寔濂溪先生孫始家無錫子孫若著作郎
執羔一聖通好使次說參政伯琦處士興乙軍前提令
慶二綱運官均禮均禮子允常允常子澤俱有聲澤三
傳爲處士漢是生公漢倜儻有大節莫夜投金者呼鄰

人共逐之家以故益貧旣生公法相殊異年十有六從
世父二峰風雪兩翁受春秋曙晰大義而王父母具在
又曾王母二人叔若姑弟若女弟五人無以餬口乃棄
去逐什一以供仰事俯育一門之命縣於孺子矣二十
受室于樂未幾卒繼室以鄭甫三日割奩資佐賈橐差
增於往兩曾王母踰八十王父母踰七十甫卒治葬與
祭簡士族爲五人者治婚與嫁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
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父受成事而已曾王母卒執
其手而詔之孝子慈孫惟若一人若尚無子吾請于帝
昌若之後以繼若志則子繼昌所繇名也比執父母喪

哀感路人無不雪涕葬祭倍敦諸弟受成事而已以父
命食指衆析箸至禦外侮償官逋賑字其孤寡唯力是
視恒曰五服之親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先人
圖書云何而何問之有祖墓失其處者修明之宗人困
厄者周之鄉黨鄰里有無通共掩骼救焚溺不可勝
計所舉獨子而孱然教之嚴五歲口授書夜然燭寒然
薪必竟業乃罷屬文必伺師友所點竄若何而後卽安
家闈闔室必反鎖不得窺外戶郡守施公月一試其子
必載小刀俱往吳俗故好靡麗爲子治衣冬木棉裘夏
泉衫時加澣補焉跬步失度輒孰何之子年二十不偶

於里選無愠色已爲諸生試高等已舉京兆第一人成
進士爲春官尚書郎爲督學使號清華之選無喜色子
初第亟勵之無負科名除繕部郎亟戒之無潤脂膏郎
佩其言捐不急之作汰冗食千石幾爲閹人戚里所中
再除祠部郎使唐公春秋七十矣過里爲壽學士大夫
歌賦誦祝之尋以奏最勲封公如其官麤糲縕蕢不忘
故素子以九門工賜金幣治衣一襲奉公實之篋累年
不啓少嘗爲其所侵子請雪恥公笑曰吾不復省記矣
除夕走姑蘇脫徐某于難以金謝謝不受郡守王公賞
拔子特甚客丐子居間公艷然是何言與乃入吾父子

耳邑禮公大賓強一再赴後數以出亡爲解浮沉里閭
雖廝役扈養不名其名見少年儒士下之微時布衣之
交攜手徒步過從無厭鄉人服慕公高誼益爭歸焉有
鬪需片言而媾是用不犯于有司宅旁築小圃歲強半
居其中親戚情話一觴一詠自謂爽鳩之樂不敵此以
是子宦四方御安車擁鍾錘皆不就鄭安人相公爲德
四十年不及稱命婦以沒心傷之自是寡歡趣後八年
亦卒子卽繼昌字文伯督學晉楚得士爲盛故事禮曹
郎以僉事爲平進復在楚南三苗舊壤此播之師起區
畫兵食頃時而辦前後積資十年不調此蓋敝如垂旒
復面余時嘲之屢推九卿見格最後稍遷叅議遽以病
免其趨操如此舊史氏曰余與文伯游朝暮見一出言
而不忘父母已讀祠部公行實文伯學優仕優率秉於
貽穀非此父不生此子善則稱親宜矣

胡贈公家傳

胡贈公名世冕字大周宣城人也先世宋邦衡公家廬
陵五世孫明定公徙高溪數傳至前溪公友祿益弘先
緒有子四伯爲鄧州別駕公世臣次卽公叔世泰奉世
舉皆豪舉獨公不樂榮進弱冠棄去博士家言務爲躬
行君子居恒稱天命靡常日鑒在茲所行事必可對越

在天脩父故業而息之然恥夫逐時如鷲鳥者聽其自
至賈乃更羸而好施比閭族黨沐浴膏潤爲多其於矜
寡煢獨尤所加惠時傾橐振之質母錢者薄取子逋者
積歲不問久乃忘之矣吳某以牛償責旣予券復奪牛
歸公笑曰吾歲所不收寧直千牛而豎子何不以情相
歸而行詐耶胡復六久粥其田陽爲具幸公况之坐定
言取田而削故直強半輒鍵戶嘆目出不遜語公笑許
之諸子靳之將報侮公復笑曰吾空洞腹不能容此一
夫耶治室得大木而族子斷而瘞之藝麻其上迹者得
而出之則挾其老母相抵公曰家人不解事誤搔而田

中麻倍酬其種已而奪牛者與族人母死無所藉口爲
難公語諸子吾今乃益知小不忍之產害大也無衆寡
無敢慢上帝臨汝孺子戒哉東庄歲入高廩皆滿明年
饑無賴子縱火焚之鄉鄰爭來救因以勞救者已出糶
用賤賈全活人以千計縱火者亦遂剪焉傾覆矣秋斂
時鼠竊往往而有公勅守者吾聞遺秉滯穗寡婦之利
彼餓夫所竊幾何而拘執之慘辱之且被此名以死也
終公之身未嘗捉一偷詣吏人號爲真佛與人無片言
卻非意相干宛曲就之足不入城府郡倅某刑名繩下
誤逮公衆爲公危比入對察言觀色知爲長者揖公出

家居非慶弔大故不涉戶庭不徵逐飲食不輕受人餉
伯兄判易鄧兩州以書召公公謝辭曰田野之人手足
木強不堪與官府客周旋五十謝家政事產寢衰跣籍
之者寢衆若弗聞也叔子文部舉于鄉報者踵至公正
卧文部以告唯唯而已復卧鼾聲如雷其寵辱不驚若
此郡舉鄉飲博士與弟子禮公上賓又援詔以高年賜
爵固辭元配何安人舉伯仲兩子畀之產數千金比仲
安人生叔季一無所遺或請均產公不可知子莫若父
伯仲有待者也叔季無待者也已而庶助造者復有少
子則謂叔子此子也才亦無所須伯仲是在若教之何

如耳叔子奉其言于今兄弟翁孺公已耆方舉叔子行
年八十有六猶及見叔子舉進士人以爲厚德天所胙
也素健無疾不省藥物嘗自嘲曰吾施不擇人獨醫缺
如好稱引謠俗語訓子姓曰三日不彈手荆棘三日不
譚口荆棘子孫賢何用田子孫不賢何用田此中有至
理率而由之終身不盡初以叔子贈行人再贈禮部儀
制主事郡邑有司博士弟子舉鄉賢耐食孔廟叔子名
國鑑爲文部郎中以文學方格稱于時舊史氏曰莊生
論道術老聃以濡弱謙下爲表受天下之垢嘗寬容于
物不削於人以余觀胡贈公其行事實然夫非老聃之

問
術也在吾儒一言以蔽之曰讓胡公能讓其子似穀兄
弟相好無相尤也可謂至德矣

李贈公家傳

公名朝先字君寵朝邑人也生而慧解人意父抱之膝
上授孝經輒成誦旣長魁岸方頤廣頰眸子精光注射
饒鬢而美觀者屬目卑下之而以父卒食貧不竟儒業
又與其伯仲二兄析箸以次養母浹旬而更然有觴酒
豆肉若瓜瓠果蔬一味之甘不敢先嘗必數奉母而屬
其婦曰母老矣古人惜三釜之不逮卽三公不易一日
養吾忍以貧儉吾親負大憾沒齒乎見餓者留留然來

輟其食食之若溢米尺布一錢無令徒手去居恒自嘆
夫靡食媮衣鮮車怒馬猶且日夜窮當生之樂如或不
及況夫操瓢而乞者何能堪此嘗以昧爽出門有囊當
道履觸之手拾而意量必遺金也立久之不去已金主
至泣而號公問金若干囊何色驗之良然遂歸之不受
謝卒不詰其何許人于書初不涉獵而意興所會矢口
成詩登太華翩然有天際真人想因得句云煙藹千峰
秀瀑飛六月寒登臨聊一望端的小長安作者稱之生
平無他好獨善洞簫不由師傳濬發巧思或緩出如朱
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和平而婉麗或淒唳而酸辛或直

遂而簡潔或繁縟而廣衍或慷慨而噴勃或規摹而度
擬或將斷而復連或欲肆而忽斂或倚茂樹或陶嘉月
窮變極致駭耳娛心而審音者以爲五聲六律中於天
則南郭子綦有言聞人籟未聞地籟聞地籟未聞天籟
郭象以籟爲簫公人貌而行天是爲天籟其與不學詩
而能詩道一而已旣舉伯子朴而督之學夜分黉火母
紡子誦公亦釋其腹笥前言往行與當代賢公卿將相
故實詔之曰吾憶若王父之望我深也且死以訣若王
母兒有奇相有遠志必觀其成而崔浬迄今無以見若
王父地下兒幸勿似我勉之哉伯子王父名廷珪母韓

繼上官並有婦德母弟杜厭薄博士家言而習金版六
弢精騎射爲隊率東征倭與兄齊名余讀王子淵洞簫
賦若慈父之畜子若孝子之事父一何壯士又似君子
異哉李氏父子兄弟四美具焉古人削鑿斲輪賣漿胃
脯承蜩飯狙薄技賤行聲施到今弄玉蕭史吹簫乘鳳
事不可知周絳侯不嘗爲之耶李公不劣古矣伯子爲
諸生而公業不祿舉進士聞母病請急不待報坐左遷
倅州事稍擢鄴郡李母卒服除除太原三年奏最贈公
以其官母孺人伯子慟父不逮祿又蚤孤不悉其行事
而志朝邑者閭里田野細人片長畢錄乃不及公述公

大較使傳之余是以詳著于篇舊史氏曰人言李公還遺金小善耳慶祚流於子孫抑未見華陰四世三公者僅飼一雀也要以是心推之行事當無所不厚李公不問遺金主名不望報此爲陰德天所篤右宜矣

梅太公家傳

梅太公者江夏人也名周庠其先金陵人以從高皇帝渡江功拜羽林指揮使靖難時有文煥者戍施州過江夏樂其土風卜居焉孫景由薦辟爲昆明丞以廉吏稱少子郡諸生紀娶于馮生公公幼弱不勝衣父母憐愛之不欲苦以學一口過鄉塾見塾中兒爲禮容

心好之歸而問母兒生幾年矣曰六年矣曰何不令兒爲塾中兒乃就外傳舉止有常度羣兒恒以嚴見憚九歲受毛詩多所開悟里中鄧孝廉一木召居門下有老友之目焉學使者南溪張公都試士公方嬰疾父母匿不以聞其友私語之蹶然赴學使者所門闔矣疾呼不絕聲張公怒曰何物鼠子敢爾置筆研席前趣具草亟取觀之深加吟賞遂爲第一名大起諸從授毛詩者日衆會數奇七舉不第嘆曰人壽幾何余安能從諸少年角乎上書謝學使者去學使者慈谿顏公強留之不可屬有詔察諸生質行著聞者賜爵爲儒官以公應詔于

時子開先兄弟舞象勺聰警過人公未竟之志默有寄
託矣開先舉于鄉五上春官成進士而開盛爲諸生名
與兄等開先捷報至公不知於色食罷徐進使者問狀
賓客調公欲學謝安耶公曰適有他恩忘之耳公旣大
耄且得以子貴然意氣不改其初時語二子刑罰不可
弛于國鞭朴不可廢于家予猶及見鄉人陳少保其僕
虐使市人市人以訴少保榜僕至百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今亡矣夫故與蕭秀才需友需僦市中居妻當產俗
以產自外來者爲不祥主人逐使去公灑掃別室迎之
三日而舉女復調護其妻市主人自愧里中自是無復

逐外來產者師鄧孝廉無後族人失其墓迹得之爲刻
石道旁歲時展謁若家人禮嘗行得遺金坐以待失者
出金還之不問姓名其人頓首謝曰我史東也有故人
爲令歸置酒召公供張華整公不悅始吾有虞於子今
如斯而已乎令愧謝公亦絕不與往家財自給而好施
戚黨窶甚者度其用若干日應之米鹽瑣碎不勝其煩
開先間請曰何不多與之使自爲食公言多與之彼必
多費多費則不足不足而我坐視之不忍更與之卽我
窶矣不如日給之兩得也風月之夜舟行如駛衆皆熟
寢獨披衣坐果有溺者賴以免與開先宿齋中覺心動

巴戶外兩黥徒掠人刃在其頸得解其爲陰德類此往往多靈異之報學使者以施州新設學檄移公施州公至念母遽治裝還病七日不食中夜見二道士其一象若純陽真人者指公示其侶明日巳時舟人當有難汝善保此人公以告舟人皆喁喁爲嚶語至朝舟覆流十餘里俄起衆羅拜非公幾葬魚腹過夷陵山道暘忽巖中老父出曰此有甘泉掘之泉湧出次望州鋪僮僕聞咆哮聲甚恐公了無所聞自疑豈充耳耶比曉郵卒言夜有群虎鬪兩虎死視之良然又夢神擁十數人伏地下若崩厥角稽首此公所活者忘其姓名惟一二同學

少年差堪識別耳開先除太湖令過家拜公公喜曰兒治去家六百里而遠何異在膝下公家之事子爲政私家之事我爲政勿相及也手錄當官箴數十事詔之亡何病秘不使子知子得狀環侍公而泣公笑曰朝必有暮生必有死生寄死歸而翁幸歸矣因寫照題詩其上詩盛爲里人所傳子請治命曰努力明德勿自侈大沐浴整衣冠閉目西向異香滿室中婦子呼之搖手令勿擾久之鼻洩垂若箸遂瞑始在髻鬣夢天門開有朱衣人金書象簡授之不息則久久則徵卒之日年八十有二考終命信有徵已舊史氏曰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

開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明則人幽則鬼神鬼神天地之功用感應禍福理固非
誣淺見者距而不信崇有者執而不化弔詭者侈而不
經行險者假以徼倖鬼神之說流生禍耳惟知鬼神之
情狀然後能以神道設教余觀梅太公積行累仁篤老
不倦終不伐其德可謂謙矣數獲神佑卒秘不言非其
子莫得聞其沒也復禁作佛事可謂知矣仲尼不語神
敬而遠之太公殆庶幾焉

祝生家傳

祝生子厚者名世德浙海寧人也王父萃父繼臯俱起

家進士萃官叅知政事繼臯官司馬尚書郎舉生時有
異徵喜曰吾先世德不薄得子而益厚故名之世德字
之子厚里太守侯公聞其啼調司馬何物寧馨我不得
爲子雖然君亦不慚爲父比長父悉發藏書授之讀聲
如出金石中父尋卒從苦由間雪涕受書與身等年十
七爲邑博士弟子員屬文談藝卽宿儒爲之下邵比部
經邦者嘗彈劾故相張永嘉罷歸盛氣多所陵折獨心
才生以其女妻之郡守嚴寬試生文大驚此天下才也
會母喪以介特持門戶甚苦奴產子寅緣爲奸利稍稍
廢業父乃自奮吾先世率以經術致身柰何辱在泥塗

且負吾舅相攸無以報兩太守知已鍵戶下帷壹意脩
博士家言久之負笈從樵李戚少卿元佐學是時士方
馳騫莊列諸家弔詭鉤深生弗屑也一切準考亭訓詁
本原六經然卒不爲有司所收諸少年脩隙持生轉急
生困對簿病矣客或說生鄉里兒捐千金得一官卽郡
國守相請謁公行何至褻逢掖終老生笑曰寧爲雞口
無爲牛後家有汗血千里足竟吾志蓋其子以庭垂髫
風氣日上矣構樓室東隅出故業訓之月得四十五日
東有開明雞三號以興以庭舉于鄉生遂謝去方伯高
其義賜爵一級不拜以庭上春官生送之吳門執手踟

躑而嘆吾與若欲共聽東樓雞聲何可得耶以庭怪其
言不祥明年生病病革顧謂中子以應而翁母以遺汝
第先世遺書萬卷耳念之無忘遂卒年才四十有七以
庭旣畢試忽心動趣歸歸之日則生卒日也生山澤之
癯若不勝衣生平譙呵不及犬馬夏楚不及僮僕而慷
慨有大致事伯兄甚莊歲時治酒就花下共飲必盡歡
乃已從子以庠爲怨家所螫傾橐爲解叔母子然嫠也
迎之家奉養沒身宗人逋租挈繫繫就繫見而咨嗟涕
洟質名田子錢家代輸項光祿錫者王父甥也善生爲
置居室不責償生數語其子人有可忘有不可忘以庭

既爲孝廉攜之拜光祿墓割有司所辦裝付其子孫卒
十三年以庭舉進士令祁門贈生如其官生居恒稱諺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夫屹屹明經爲得金計鄒
魯之儒若是乎以庭奉其言令六年家具不增于昔部
使者薦書滿公車矣舊史氏曰余兄弟同祝氏成進士
者二人悉其家世圭組蟬聯獨子厚以諸生兼述作功
是爲難耳叔孫豹稱保姓受氏世不絕祀此之謂世祿
何國蔑有子厚以諸生兼述作功非德何以將之司馬
公命名意長遠矣凡祝之士不顯亦世良有以也

孟太公家傳

孟太公名含覽字某濬縣人也家世受農與其同里合
耦爲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登穀之日有遺
秉滯穗與貧者共之遇人無少長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衽席之上讓而坐下道路之間讓而趨右不侵侮不好
狎不苟訾笑不食已諾慷慨好施年饑人餽粟一鐘或
載穀於門不宣已惠或指困授之伯有田二十頃悉以
給從弟所焚券不能償者累千金或曰如傷惠何公笑
曰人無求我我斥散不啻千金況以緩急歸命是區區
者寧足惜哉由此鄉人雖婦孺稱孟公善人每社推爲
祭酒逡巡不敢當會有詔民孝弟力田者賜爵一級三

老以公應詔公曰田舍翁多收麥輒高冠若箕以媵鄙
小兒吾甚愧之有司鄉射禮爲大賓固辭不赴令丞博
士莫能強也教子若木舉于鄉尋第南宮故事樹幟于
門木率取諸舟人費百許金公不可自市木以克俗喜
相墓術士轉相熒惑喪久不舉公行田得地面南者喜
曰令吾親向明就日可矣他何知術士過其墓佳氣鬱
鬱葱葱驚曰此非人力天所以胙善人也墓傍地地主
以售公而豪奪之卒不問鄰有鬪鬪譬曉之百端飲以
醇酒必解構乃已旣以子貴封如其官禮秩與仕者等
有司干旄過從爲一報謁啜茗而退無一語及私年八

十有四神王如壯夫二三朋舊年相若者月有會當晴
美日出遊諸勝談道論心俗子以求田問舍進輒掩其
耳諸子諸孫衣冠文物就養無方濬人稱福德者罕出
其右矣若木名楠舉戊戌進士爲郎爲郡守以清正聞
所輯古今格言身實踐之得諸父訓爲多舊史氏曰濬
故衛國地淇水在其界中衛風淇澳美武公之德曰如
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以今觀孟太公
行事寬然長者有睿聖之遺風焉其年大耋亦近之蓋
所從來遠矣

袁封公家傳

閏
袁封公名某陝西鳳翔縣人也以伯子邑令應春封如其官復以季子叅政應泰封司空尚書郎公父銳事母以孝聞賜爵一級爲義官用鹽筴買淮南每歸取金償母甘毳費而後及他事已輸粟甘鎮有令出帑金募更市粟金未出遭兵變罷吏坐法繫獄母子哀之爲償三千金橐垂矣主者嘆曰不惜挫產以生無辜天道福善必在後人遂生公孝如其父朝夕依依爲歡端娛親年十三猶就母懷舐乳啼笑父母解頰也居塾語默進止有常同學生以嚴見憚從子本有過重自切責之旣成人恒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叔父也十六父喪號哭涕

血旦夕臨杖乃能起弔賓爲之潛然事至貞信多斷以爲布衣一劍之任非勇也書大剛則折語于紳比之佩韋務爲醇謹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或弱而侵侮之不校兄以苛禮督過奉之滋恭養族弟貧者終身經紀其喪女視其女又收族兩孤女擇良家子受室遣嫁甚豐歲爲食食餓者冬寒卹之尤厚家廩儋石之贏無所私享季子令河內年饑公聞對案不食若以我爲父民以若爲父我寧獨飽三釜亟捐月奉活之不足則市衣帶與某安人簪珥其後兵備淮上山東大侵流亡塞路遺書腫河內所已行語具救荒紀事中所施濟無萬數課治

行第一公嘗行道拾遺金而嘆非分之獲不富重人之
困不祥俟其人全而歸之屢勅子一心營職報國勿以
乃公置寸縷季子市新茗壹裹以上手書詰曰得無下
吏饋耶旣悉所由來而後啓函爲一啜也往來兩子官
舍沽酒市肉有限數非其命不敢獻常服經年補敝浣
垢子爲易新衣不可吾來省爾居官爲民何如耳豈謀
溫飽若能令通邑人無啼饑號寒吾蔬食褐寬博樂之
無厭矣兩子屬所親諷公審爾則古人重裊列鼎悔不
逮親者非耶公慨然曰吾聞孝道顯親揚名爲大未聞
以養孔子比能養于犬馬奈何以犬馬教人父子言者

慚而退居恒好讀書手錄名公文授子字皆有古人筆
法于司馬君實朱元晦二史尋繹精審有經世務濟民
生者詔其子身任天下之重士當如是子若孫所師友
必知名士鞠躬上食禮有加等伯子令夏縣與涿人辜
樵者齟齬左遷官公聞而喜是不負我季子爲監司汰
濫賦七萬金濬河造舟爲梁築堤修渠溉田萬頃繕學
宮治九達之衢秋毫不犯民凡此皆公所教督故力爲
之以聚權承順也仲子代公持家秉無使兄弟內顧亦
以例授萬戶侯伯子子二仲子子三爲諸生爲城門侯
季子子楷十八舉于鄉大雅不羣關西比萬石君家公

春秋八十良食甘寢諸受子賜者遠邇頌禱以綏後祿未可量矣舊史氏曰余觀范書載汝南袁氏三世上公獨邵公起自寒素敞逢相業平平耳閔弘持處士之節乃與三公齊名仲尼謂貧無怨難富無驕易信哉余觀袁封公少勵操行晚以子貴執義彌堅諸子肖之慈惠而厚宣昭令問范曄稱邵公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余于公亦云然他日關西何讓汝南哉

謝少連家傳

謝少連名陞歛人也其先采時太傅安雲孫傑爲歛州教授因家中鵠鄉宋初司諫泌之後玘遷曹溪數傳覽

遷開黃里父美初娶于黃繼徐中山王裔舉伯子陞叔卽少連仲兄季弟則庶出也父長者以善富未竟儒業而授伯子經爲諸生曰吾有子安問家人產產遂挫旣生少連五歲未能言言卽開解嫠人順州守游公爲伯兄經師父饗之少連侍師與之酒拜稽首而後飲師嘆曰是兒當爲令器長受業伯氏取案頭古書竊誦不欲父知也已補諸生郡守何公簡諸生雋者肄業紫陽書院謝氏羣從六人何公亟稱少連可方惠連也繼伯兄爲諸生試高等受廩餼左司馬汪伯玉東南文章司命郡人氏從結社豐于王仲房陳達甫江民瑩吳虎臣輩

皆布衣二仲三方陳仲魚程子虛輩皆青衿少連與焉
爲古文今文各臻其妙遊黃山白嶽諸勝授簡分賦品
常爲甲而父母相尋卒嗣後數不利于京兆試遂棄去
專攻古文出遊金陵四方縉紳學士若緇黃之侶聞其
名投分內交卽長干平康間辱一盼爲聲價六朝名勝
遺跡無所不探爲諸生祭酒飲可數斗綺談傾四座人
每行觴政雜以諧謔心折願解興至成詩都人傳寫伯
氏詰之曰忘先人所屬意乎對曰自省非食肉相卽兒
亦不任付之諸孫蓋指彥漳彥洙也勤督之嗣爲諸生
而游道日廣遠者千里久者經歲龍君御在湟中迎致

幕府折衝尊俎出人意表下函關沿漢涉江所至從者
如市里中白榆烏衣雪竇紫芝吳上方越孤山宣城文
脊真州橫山關中青門金陵白門青谿長干新林推爲
詩社長門下士潘景升吳康虞輩皆一時人倫之選構
一畝宮北鄙以幽靚勝舍後枕清流葺先人積蘇亭倣
范蠡魚經爲池竹樹映帶左右抱甕灌園或諷曰無乃
勞乎笑曰此吾詩思所寄耳賣賦之金益市圖籍丹鉛
不輟掃除潔清位置都雅雖旅次亦然宴客不豐而精
炮炙酒茗多以已意爲之伯氏不喜飲特設醇醴仲氏
飲兼人季第室更豪飲而能詩兄弟旣孺和樂且耽矣

析箸不求盈蒸嘗封樹不讓費仲及三子卒撫孤孫有
恩鄉綰轂衆水形家言宜爲堤激費詘首矢于神操畚
鍤而前衆義之無不加一力者族繁不相慶弔綴之以
食而諄諄誨之今稱仁里文苑矣少年于書無所不窺
尤攻于史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如指諸掌所著閨典酒
史花乘品藻開黃稿諸書海內膾炙而季漢書尤盛傳
諸臺史枉于旄存問禮爲鄉射大賓謝不往楚張山是
以給諫謫邑令聘作邑乘直筆無徇衆咻之卒莫能難
稱良史焉晚年刊定新舊唐書析爲正伏閏餘附五等
馮元敏亟欲觀成會元敏官楚而龍君御方里居因西

上弔張山是母喪比至武陵元敏入賀矣君御館之瀝
園楊侍御修齡適館授餐遺書越鹺使謀剗厠定唐書
命其子先歸而忽病不可起了無恐怖呈礙授之筆辭
命盥嗽諸僧梵唄送之而瞑龍楊二公調棺殮咸具秦
萬年秦子成二門人敦匠事焉蔡方伯敬夫非舊練檄
下賄賄詞林高其誼而元敏適至給舟裝以行于時皆
謂少連所邁會杜少陵未陽不如也

舊史氏曰劉子玄謂文才易史才難傳毅班固伯仲耳
孟堅以漢書軼傳而上顏延之謝靈運文名在范曄右
而後漢書獨與蘭臺並傳少連季漢定唐其詞其事沿

舊其義則新是非不謬于聖人他著作亦稱是文史兼
才在吾黨中寡儔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梁孝廉家傳

孝廉梁公名紀字理夫稷山人也始祖佐自絳徙恥仕
夷朝入明始以儒士占籍高祖東攻醫有名曾祖鑄官
司關祖溥乙科累官秦右史父格舉進士令濟陽徵拜
南京兵科給事中娶于郝生公其日文安紀大夫造門
遂以名之幼慧警不凡八歲能書闇合古法欣然自賞
十歲受經章句外頓悟微言十七爲諸生十九之濟陽
省其父從任先生學易三月得其傳于時王母老父不

遑將歸而代父就養無方明年學使試居首省試不第
父作警子文示之益兼功自厲又二年父卒虞傷王母
心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以家督當戶事必關決王母而
行父嘗構永思室冢舍側亦築室居之行服墓次比禫
乃返六年舉於鄉又十年仲弟綱成進士叔弟維偕計
吏公心獨喜吾不必捧毛義之檄矣母春秋高性奇嚴
事之唯謹昧爽而朝三上食惟所欲必多且旨暮則進
醇酒時問衣何宜席何鄉衽何趾疾痛疴癢敬抑搔之
出入先後敬扶持之仲爲郎嘗省母歸母趣公試吏兄
弟遞居子舍不亦可乎公謝不敏母伺其出也閉戶不

內爲洵涕強行忽夢母病心怛怛不能忍須臾故相張
文毅固留之不可臯魚自訟三失立稿而死吾復何待
焉構真隱園足樂窩於葦川別墅而離之爲八景自爲
記與詩士大夫賡歌相屬商丘宋莊敏爲御史按晉以
孝廉徵邑長吏身勸駕不應又十許年卽拜南京都察
院都事不之官蓋亦以母命故非其意也自讀書外無
他嗜門庭著紙戶牖置筆後進儒者咸從捧手有所受
焉大指一以新安爲程八十以往誦諷繕寫不輟人以
方徐廣沈麟之饒酒德不及亂酒半誦唐詩聲如出金
石中才情輻輳翰動如飛千言立就所著四書易經定

說山居稿樗櫟子書義日抄養生雜錄聯對紀聞書易
蔡林說制科文則試藝搜奇經學心見秦漢文選唐律
類抄千餘卷惟孝經置懷袖中紙敝墨渝不釋也母卒
公年且七十矣始疾而憂疾革而懼既舍而擗踊呼號
勺飲不入口七日尋平生於響像輒瀾然而涕下鄉里
宗族博士弟子員歲以孝子舉直指趙昌樂劉東明喬
臨城憲使朱臨清迭旌其門最後邑令劉惟衡白之喬
公上書言稷山梁紀自壯歲遺榮名竭力養母生事死
葬情禮隆篤著書談道耆老不衰宜表章以風勵人倫
上報可賜金爲綽楔復其家與鄉人處無貴賤賢愚皆

加恩借非義相干勃然面赤好振人之急施多寡視歲
豐殺爲差親終置別業姚村村人依而聚處焉欲治室
相比而公田當其中憚不發口公曰是不聞阮裕焚車
者乎召其人割以畀之村人三倍直以進固讓固請第
納其原直而已因貌公生祠之邑令顏公里爲惠里而
門人謚之靖孝里人謚之溫毅其字兩弟恩兼父兄義
兼師友綿悒執仲手吾以天年下世夫復何憾百世後
知我者惟爾與何中丞弟爲狀而中丞誌墓諸以問疾
來者必進而與之訣教其子蕙曰存好心行好事他非
所急也吾生平在樗櫟子會中丞書至酬答如常而卒

鄉人皆輟事流涕相對酌酒者爭門而入子蕙以明經待詔公車與修晉志斐然成章公爲大宗家建特祠世不遷禮也舊史氏曰今舉人於鄉率稱之孝廉徒襲古名耳漢以孝廉設科得除二千石始未嘗不慎末乃滋僞也謠有之察孝廉父別居矧可望於今之世哉余觀梁理夫內行淳備何必減古人故取孝廉爲評目焉

汪孝廉家傳

汪孝廉羽祥名一鸞歙人也幼有異質誦書不忘文援筆立成師事鮑祠部山甫洪客部用章二先生皆稱其不凡受毛氏詩深明義故學者宗之戊子游鄉校小試

輒居首事親立視足坐視膝母上於面母下於帶愉色婉容承歡備物親瘠行不刻言不惰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棘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禱祠醫藥皇皇如朝不及夕親卒喪容纍纍旣舉于鄉不得赴南宮恒誦臯魚語子欲養而親不逮擗踊哀號不自勝母吳非所自出事之逾于因母君子以爲有曾閔風事兄參軍卑恭如子析箸豐約股瘠惟兄所授無違兄卽督過僂僂莞然受之耳先世多藁葬聞有地師輒禮之與山下山原蒙犯霜露旁求彌歷年載無倦旣得不惜重購橐垂如洗矣宗祠圯且苦隘捐其地并以百餘金爲宗人倡拓而新

之宗人自安貧廩穀之爲之受室卒爲之窆蓮墅夏某不能娶助之行六禮以百緡息之其後數耗不問小巖方某待以舉火無何卒令其子給事質庫中而以乾沒愧走招之使復其所無傷厥母心友人洪少廣爲子錢家所迫貸公公方窘轉貸諸所善與之卒不能償爲代之而焚其券友人陳少田素衣食于公卒之日公政喪偶分賻贈無所靳偶余孺人者巖鎮名家女勤於操作儉於自奉舉二子而病不可爲泣日以是藐然二孤爲君憂君好施不問家人生產孤奚賴焉幸無以逝梁笏爲嫌必得賢者紹我成事善視吾兒吾瞑矣公感其言

偃蹇擇對而得唐貞烈也唐自有傳始居約時典所居室冀祿仕復還故物而屢空莫可如何又恥告求周憐仰屋竊嘆天地豈私貧我哉先人所遺自我失之無顏于世無以處心坐是悵鬱抱疾而卒舊史氏曰漢舉人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文帝武帝時賢良每對輒百許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鬻者千數獨孝廉科文帝詔謂萬家縣亡應令者武帝詔謂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卽稍有文學士可充選孝廉非實行不容謬舉耳今舉人以文與漢絕不相似世呼之孝廉劉子玄所謂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也如汪羽祥不愧其名矣

雪坡道人家傳

雪坡道人者夏國公成曾孫翰也字維周父興祖嗣鎮遠侯舉二子伯翰仲玘翰當嗣少有拔俗之韻見祭戟貂蟬輒曰此莊生所謂纏繳也無以苦我固遜其弟父不可對曰古之讓封者翰所知有十家夷齊子馮子臧季札韋玄成丁鴻劉愷馮恢耿國衛瓘或以戚私愛或以博名高翰遊方之外者也饗爰居以鐘鼓孰能聽之稽中散有言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翰實類此煙霞癖入膏肓必強相付恐有顛隕先人勤苦百戰而得侯寧渠使一旦

自我失之乎非逃祿蓋逃禍也山中宰相竊比陶弘景有餘榮矣父無以難卒以玘嗣翰豪于酒數十觥船不醉好讀書草閣竹林儲書萬卷所涉目可數行下終不忘然務舉大義不爲訓詁章句之學好爲詩興至輒揮不沉思不竄易其時臺閣體理學語方盛行未能自超而儻蕩不備瀟灑出塵之態大畧可見又好繪事有吳仲圭米元章倪元鎮風而自得于繩墨蹊徑之外嘗作戲墨十七幅或曰雪坡道人或曰雪庵中人或曰雪或曰維周或曰怡樂不署姓名至題荆棘曰都無君子純是小人按其年爲正統乙丑王振席寵乘權文武大臣

戮辱相望垂首喪氣緘口結舌甚者蒲伏如衙官奔走如奴隸卒釀土木之變翰之不樂嗣侯以此年未及艾相地金陵某某預爲之坎屬其子淳必葬我於此我所樂遊也葬事儉侈其禍福是非古人言之詳矣衣衾取蔽形外槨取容棺無封無樹無乞諛墓之文淳從其言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拜而已翰卒玘未及嗣亦卒復以翰子淳嗣淳卒無子以玘子溥嗣江都新志列翰隱逸傳中舊史氏曰翰有丈夫節槩其不欲嗣侯蓋有微指焉吾于戲墨得之矣或言翰與王紱戴進同時而名不逮以

錢太學家傳

小侯掩故夫翰生不欲侯死不欲人識其墓乃欲以一畫成名乎何視翰淺也玘玄孫大猷深以余言爲然

錢先生名齋字懋毅鹽官人也初姓何明興貴四公以輸租後期成都勻遺其少子裕所善錢富一公取子之遂爲錢氏裕子寔爲諸生寔子達贈南京比部郎達子珍封禮科給事中則以子薇故舉嘉靖壬辰進士直諫被黜贈太常少卿珍弟琦舉正德戊辰進士爲臨江守娶王恭人副夏孺人有子六人一曰蓼太學生二曰芹舉嘉靖戊戌進士爲永州守三曰萱舉嘉靖乙未進士

爲儀部郎四曰蔡大學生王出也五卽先生六曰蔡於
潛縣學博夏出也臨江學綜該明道風秀世監司以下
有謀則就之先生奉父杖履進退無失容十四爲諸生
尋入南雍念父老不欲遠遊歸與弟同師受學父卒同
室有違言母憂之曰先君子年德推重一時何同氣若
仇敵乎先生從容對曰患兒輩不肖大人耳勉而爲德
又何虞焉久之爭者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轉而與之
處或更以後事屬五郎諸兄相隨沒先生當戶廢書而
嘆吾將以第五之名不辱先人乎且吾弟若子在何必
身爲之母嚴有不豫色必長跽請罪俟色霽然後起朝

暮手上食其或不安節皇皇終日行不正履旣與弟析
箸孺人時過弟所侵晨必問寢安否日再三往風雨不
輟母終輦歸其正寢以殯苦塊三年祭葬一于禮弟病
亟一日馳三百里視之與訣而護其喪歸撫兩孤猶已
子今皆爲諸生有聲兄永州無嗣所居鞠爲茂草將轉
鬻於人夜聞鬼哭先生白於官以宅爲祠而以已田治
祠具鬼無靈響矣永州子婦朱篋可數千金強者將以
計奪則屬先生此錢氏有也宜歸阿翁先生泫然曰吾
不能保吾兄與兄子而忍爲利乎拒不納姊爲祝氏婦
家中落迎與共居而令外生與弟若子共學外生祝守

謨以明經薦母有嫂寡而貧就養其家事之如母病奉藥物沒營窀窆焉臨江公少時楊太宜人病如母彭善視之先生善視兩母家彭有孫愿賴先生而具中人產邑丁口賦多影賴或一人當數里庸調家立毀宗人黠者委其役先生先生曰若意在患貧耳貧富何常豈獨役能貧人哉卽代女奚病以數百金將事而竣宗人有殺人而亡者乃往身自罷之以百金爲壽先生笑曰非吾所望也謝去之則見以爲易與因侵畔或奪之而此者三弗較又數暴其鄰先生規之憾而中先生於邑令某子甲不得復中以重役先生不自明令亦悔之後又

牽其黨千人攘義租先生對衆聲言其過面赤而退居之有間其兄弟鬩牆先生走爲解忿衣焦不申頭塵不去人說公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非人情不可常先生喟然曰此與先人同一體而不幸有凶德地下目不瞑吾慚無以化導之何可修怨永州公置義田食指繁不給更捐膏腴地數十畝爲斂散法歲終會祭合食恩禮綢繆不約而親不相質而固勅勵子孫凡官收事必如期如式閭里效之呼追不及門島夷寇邑孟偃之戰官軍敗白骨蔽野捐十畝瘞之鄉人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召集其有膽知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

教以騎射而身先倡之寇不入界則又爲結社推鄉三
老誦聖訓以教之有爭必爲劑平毋犯有司事貴人不
阿狗而常以身下貧賤士緩急相爲孝廉王文祿文學
程珂吳山人死無歸悉于先生殯歲大侵人相食計口
予粟又嫁于鄰以益之療疾掩骼無虛日焉自仇儷李
孺人外絕侍媵室中竹牀髹几薰爐茗椀無他玩好雞
鳴秉燭盥櫛讀書賦詩佳日命駕林泉或與諸韻士卽
景分題勝情遠志每每溢楮素間酒不能多而酬酢務
盡歡二三平頭奴子長歌小令吹笙擊鼓佐之陶陶永
夜無倦也東南名流沈嘉則吳少君屠長卿黃白仲姚

叔祥某彥平俞羨長之屬歲再至或數月留所行臨江
永州兩史荆花集原上草測語厚語合玄集吳少君集
沈嘉則詩選家史若干卷擊轅集則所自爲詩也識者
擬之唐仲文宋惟演蓋就同姓中論耳郡邑大夫高其
行請爲大賓辭不赴年踰老猶作蠅頭書却杖而步忽
痰作命諸子治後事吾將逝矣數日卒年七十有八郡
邑大夫致賻學士爲誄九族四境哭臨有肖像祀之者
子孫曾孫十許人皆以文行著名舊史氏曰錢氏多君
子率緣宦遊見懋毅先生以逢掖淺帶老孝弟廉讓施
及萌隸功大名美內臨其倫沒而俎豆於賢人之間語
大泌山房集

曰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豈不信哉

魏長公家傳

魏長公名靖國字伯饒東鄉縣諸生也其父廷臣承翁主賜爵奉訓大夫其母弟廣國其從弟安國充國光國皆名才士而長公爲之冠二歲誦古詩六歲誦論語七歲誦左氏春秋日可萬言八歲善屬文父行賈吳母刺繡夜作課讀忽大風雨廢書而泣母怪問故對曰兒不能養父令父以此時遠遊則大泣母亦泣左右皆爲流涕將其伯姊歸李司寇冢子司寇試之文立就貽以史記漢書子異日爲今代班馬踰月而二史成誦陳吉士

常語人魏生天授吳大司空之流也蓋司空弱冠舉進士云十三補邑諸生與廣國及里中英儁結社羊角山人稱羊角七子魏氏有二焉直指陳公聘校秘書郡邑守令望其風采爭相延致所至市人觀者如牆而進已會稽錢公教授南昌長公爲高第弟子進賢令王公故以春秋起家豫章治春秋者獨稱劉魏兩生魏則長公劉則今太史幼安也是年歲在壬午廣國亦爲諸生日率厲之抄書數千卷藩溷間皆置筆札思有所得篝燈起書于文則六經周禮左氏先秦司馬班掾于詩則蘇李曹劉甫白于騷賦則屈宋相如揚雄于諸子則管韓

莊列荀卿四六之文則王子安于本朝則北地濟南弇州新安飲食起處吟諷不輟四方名德尊宿鴻生鉅儒或折行輩定交或文酒過從或書疏往返所居重于二千石長公退然自下好引儕輩士以此益附之應接日不暇給病見端矣直指孫公試其文九篇一夕而成多古語三四讀不通曉下督學使者鄒公問狀鄒公盛氣而胥之入長公徐謝曰文欲爾雅平易耶請更試坐之堂上試再三文無不爾雅平易鄒公嘆異爲白孫公更相褒勞有加等是年歲在乙酉所入試論策萬餘言主司讀而乙之疑爲學究不第其冬納婦明年廣國納婦

長公戒其婦曰人少兄弟怡怡如也婚則漸疎自今而後後先有違言吾不以爲婦長公婚三日而同廣國就外舍五日一歸定省取古負米捧檄扇枕溫席事屬友人程孟孺書之壁諦觀之父母小失懽長公叩頭泣請必如故然後起間得果蔬小物必先持奉二人然後食母中寒五十日不愈長公侍寢嘗藥亦五十日不衰泣而禱神願損減其年益母禱訖復慟哭寒夜聲徹四遠鄧汝德學士嘉其孝特造訪焉父母以長公聲稱籍甚旦夕輿通顯身茹荼而貽子甘旣數不第長公邑邑稍病咯血而屏處旌忠祠所稱莫逆交十餘曹數往來論

文以助其歡信州樊司理南昌何令亟愛所爲制義版
行之又吳王兩郡理者白臺司有所徵文以出長公手
爲重督撫莊公右丞余公叅知韓公報謁報刺如敵禮
長公用是益勞病滋深是年歲在辛卯泰和令陳淳父
新淦令楊融博奇其文擬上第復不果淳父使門人來
謝過長公嘆曰吾力不得與命衡獨無以慰二人奈何
病寢劇鄧學士于諸其家授以靜攝養生之指日從方
士上人談空覈玄若金谿真野子南昌錢南越皆執弟
子禮又手王文成遺書想見其爲人所著鬱華子微言
大義殆庶幾矣督學使者屬修江西志以疾辭明年叅

知張公招之泛彭蠡登芝山諸賢豪長者投刺造門惟
恐失之張公念長公病且貧欲爲地卒不能出口詰朝
遂行矣諸上官如張公睚就者若而人燕見語不及私
人或丐爲關說輒麾之吾不欲以貧廢節然義所不忍
不以形迹爲嫌不以窘乏爲解司理某子甲筮楚人多
死長公具衣冠謁理爲言古循吏酷吏善敗理不納振
袂而起進賢謝太坐飛詭論遣母八十老矣兒三歲持
其踵而啼長公過而憐之爲言主者泰誠不可貫顧無
泰則母若子駢死何罪泰得未減嘗貸人三十金以屬
奴負販至三峰灘有王貴者轉貸之久不與一錢奴訟

叅知李公所下吏訊貴且鬻其子婦長公愀然金易得耳何至使人夫婦不相保謁李公而原之悉出婦簪珥若祝允明文徵伸手翰代爲償歲大侵聞鄰人哭甚哀則張清夫婦老餓且死餽之粟得生其時米價騰貴石千錢友人曾如海餽金爲米資會鄰人祝麻死無棺割所餽畀之吳舍人盛夏暴死蟲流於戶鬻禪牀爲殮諸家生而尸之沒而喪之如考妣也最友愛諸弟衣無常主食不獨飽授廣國春秋授光國充國詩授安國易一門之內三業俱興病且死呼廣國前中氣幾絕矣多得參附可緩數月無死廣國奔走乞貫南豐姚伯燮脫其

婦釵應之家所有十錢以上悉付質庫而先是鄧學士言滁州葉道人五炁丹能生死人長公父并道走滁未卽返懼不及待則向其母頓首曰兒不孝早死以爲母憂有弟在母幸自寬顧李氏姊曰姊愛我我卽死不忘也已執廣國手曰兄弟兩人若一身善事大人致身青雲之上吾目瞑矣已東向三頓首世父世母叔母若姑在東汝也已復顧廣國姑爲王氏節婦垂四十年無使沒沒仲叔季三弟督之學無負我已而婦抱三兒來哭不止則揮之去廣國更問卽不諱何所恨曰卿相士庶等死耳已請行諸遺文曰吾行年二十有六雅志千古

之業奪經生者十五奪病廢者十三是安足傳勺飲不
入口七日而父持藥還披衣起向父頓首謝不自意得
面與大人別父強進藥三服問向西何方正襟坐而卒
南昌守王公頓足攬涕尋給其父歲祿以治喪學士大
夫越疆而來哭者相望中丞邊公直指陳公檄東鄉購
遺文邊公曰玉樓天上紫氣斗間魏生不亡矣陳公題
其墓明豫章高士魏長公伯饒以比于南州孺子云長
公始生父夢羽衣人指奎宿示之以爲而子母夢金柱
高屬天光可以鑑卒之前三夕母復夢星大如斗墮地
知其不祥長公亦夢白頭翁持天書來上帝召汝有孫

開徐懋孔兩人名以語廣國識之再閱月兩人卒矣長
公合左氏公羊穀梁爲三傳異同三十卷五易草尚未
滿志合諸家類書御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
藝文爲古今事海晉以下諸史舉其大者爲歷朝掌故
俱未就督學使者馮公檄令伍公行其文今所傳領袖
堂集是也郡邑請祀之學宮爲無賴子所尼事遂不行
舊史氏曰齊文襄有言聰明人多不老壽此言雖戲要
有至理焉彼其於伐性之斧腐腸之藥往往中之卽不
然露才揚已不可一世寧能久乎余駑下無所比數長
公降心以相從承顏接辭廩廩德讓君子也斯人而天

世無可壽者矣或云長公其言立自視猶欲然劇心已甚是以短折其然豈其然自古皆有死取曹李廉藺相方謂長公至今存可也

汪元蠡家傳

海陽有汪本湖也者生甫兩月喪其父父故子他人子二挾之賈江淮間累數萬金父死謂其母曰兒幸長無忘此兩人比長母以語本湖本湖敬諾析其貲三之人情以爲難七歲就小學雜羣兒戲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十三受易東海胡君翰薄舉子業亾奇也則入貲爲太學學唐人詩而是時廣陵朱客部子价華亭朱司成

象玄金閭皇甫觀察子循里中陳處士達甫並以善古文辭重于世本湖遊諸公間爲師友詩益工諸公高其評目于是縉紳冠帶之屬爭托交焉本湖居十九真州舟車孔道客恒滿坐刺肥擊鮮食前方丈連日夕不休而又特好聲伎所值柔曼傾意至垂橐與之歲入不足以更費不爲衰止也事母用力用勞守令高其行造門爲壽顏堂之楣曰孝養晚年楚人有爲新安郡倅者專厲強壯蝨氣而獨善本湖久之倅爲怨家所中事連本湖本湖坐法戍太原三年赦還當其困阨時故所結納貴人無爲盡力者而貧無復餘貲遂謝客構繡佛齋卧

其中自奉母寢膳外人罕睹其面其之太原鮮衣怒馬
敦琢其旅若以賈行如往日蓋曹成王擁笏垂魚之意
云而時自訟以母遺體行殆則不孝莫大乎是歸而母
始悉所以又數年沒母尚在其子四人事太母猶父子
循亟稱本湖太原詩溫厚爾雅絕無殷憂舛望之語而
更自署其小閣曰金雞以識不忘本湖家蓄古器具甚
夥望而知爲某代時物善贗者莫能欺遭難放失不一
存新安人往往談本湖術解巧藝所爲墨若箋最精良
余猶及見之今諸子多傳其業者贊曰詩三百篇大抵
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獨孤臣孽子勞而不怨哀而不

傷者鮮矣鐘儀南冠而囚晉之軍府與之琴操南音稱
其君名其二卿臧文仲繫齊爲隱書臧我羊羊有母君
親人莫大焉雖在縲紲之中其可忽諸汪君爲人覆沒
流離瑣尾怨懟不形乎辭至匿迹以安母故足術也君
叔子聖脩與余善辭翰有父風

汪景純家傳

汪景純名宗孝歛叢睦里人也汪氏自唐越國以來子
孫家歛十有六族叢睦最著歛之俗卽齒爵尊者率以
名稱人賢景純字之而不名故字最著景純眇小丈夫
耳而精神挺動日誦千餘言手屬文稱是年十六爲邑

諸生以高第受廩筆有餘鋒詞無竭源先達作者推讓
之顧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危瓦無聲
已更自簷下屹立不知於色偃二尺竹水上驅童子過
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
木熙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居恒搯擊使我
若周文育高昂來護兒輩資適逢時以長鎗大槊橫行
天下取富貴如拾芥安能區區事筆研哉宗人與閭右
以冢地訟三年焚如也度景純父白首不入城市又訥
於辭誣逮之父懼爲請解對百方不聽景純曰不如詣
吏有十二相全乃扶父入具道所以然之狀釋之出

門怒訶其仇若爲鼎俎父爲魚肉乎仇相視而嘻屬邑
令來相地仇衆持挺環向排迤不得進退旁有魁父丘
景純距踊而上衆睨之無如何遂免亦因此謝諸生籍
入太學徙家廣陵廣陵江淮都會叩其囊底知用鹽筴
起家不數年金錢繒帛仞積益關覽六籍諸史百家衆
氏投間而作購名畫法書先代尊彝鐘鼎與通人學士
指刺瑕瑜差別真贗無不精密歲輦其父來廣陵畚耨
鞠脍奉觴上壽閱橐中裝歲日益父欣然笑舉酒相勞
苦也而諸從賈者爲奸利所司跡捕計算篡父爲質圍守
其舍景純負父踰垣數仞而出抵所善鄰凡歷數十家

詰朝邏卒大索不得驚而走則徙金陵得王孫故宅廢
圃拓而新之水竹花石位置都雅爲隩室連閣洞戶綺
寮擇稚齒曼容千金百琲者貯之教以歌舞盡一時妙
選自非襟契不得與曲燕翠屏絳帳中香氣與人聲俱
發若鸞鳳鳴煙雲間陸遊則緹帷竟道舟居則簫鼓沸
波人望之如仙卽無客亦擁諸姬爲樂浮大白呼五白
無間寒暑日夕或言房御彌廣有如此不可諱柰何景純
笑曰時至爲王處仲何難吾所恨石季倫不能保一綠
珠設乃公當之奴輩必併碎首樓下薦紳大人有風槩
者命駕造門如平生歡率不報謁有難則千里往赴盱

貽馮僉憲抗橫闕下詔獄陰使人數寘橐兼存問其
家親弱馮公怪而心德之比出願一見不可馮公死匍
匍哭之盡哀于比部位直憾者中以妖書事駮馬走京
師爲地而事已白時又有貴人與于公共患景純亦周
旋其間然卒不言人莫得知也數試京兆不偶殊不屑
意而縱談古今事變人物臧否國故兵略吏治民隱較
然蒼素奮袂揮塵旁若無人士窮來歸者爲授館餼遠
行爲具資斧名不聞者爲之評目寬負算卹孤寡平忿
怨活餓莩雪寃滯不必其分素結第有聞無所不爲德
也嘗捐百金爲北海人盧甲居間而聞景純疾知無脫

理哭不食尋後景純而死景純將詣闕至蕪城店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震怒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景純頓首
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已景純還其年淫
雨漏河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
革不可爲矣生平好博施濟衆有簡在帝心者夢故如
是卒之日遠近匍匐泣臨路爲之噎景純有子十二人
女十三人四民之業並興其長子長孺從治命厚裝送

諸姬不責人絲縷費君子賢之舊史氏曰嘗觀史傳樓

護原涉之游俠也而以唇舌事五侯外溫仁謙遜而內
隱好殺刀間師史之貨殖也而交守相終得其力起富

數千萬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李業興之儒也而舊
音不改爲吳兒笑王涯孫承祐秦禧之蓄書畫也或不

善鑒識或以穢德許褚張蚝之強有力也而號癡虎或
慚自宮蘭子之燕戲也而拘戮劉靈之善走也而被襲

丁諷之益求妙年殊質也而病廢亡賴劉琰之富聲樂
也而不良死如景純者有人所應有無人所應無至其

多男子視二方承則八慈繼塵殆有加焉夫夫多陰德

梁

天陰隲之完受其福宜哉

汪仲淹家傳

汪仲淹名道貫左司馬伯玉先生弟也少兄十九年蓋贈公淑人晚歲所舉故羸善病淑人不任抱哺贈公屬嬖姬視之姬無乳啗以飽而瘠從司馬京師病疹幾殆遇國醫得無死遂不勝衣性強記兼人氣槩英邁受尚書不屑訓詁家語已從司馬博典籍攻辭賦下筆數千言督學吳公錄爲郡諸生怪問何家兒郎何所師承有司以司馬介弟對因呼之小司馬司馬惟其疾之憂恒曰誠得長爲吾弟足矣仲淹卒不輟業大將軍戚公語

之富貴途非一其究等耳君何自苦第隸名良家子籍中萬戶食邑可坐致也仲淹艱然吾以逢掖爲大將軍長揖客豈以甲冑不拜歸試有司舉首而自王父以下世有酒人名心好之日事酣飲所至兩浙七閩三吳二京偕其同志呼盧浮白酒酣以往抵掌大叫非其類勃然變乎色睥目哆口揮拳相向衆皆辟易而坐是病矣小差復以三年喪毀瘠久乃如初司馬法得任子推父母少子之愛與仲淹時王文肅爲司成特所甄賞譚襄敏爲大司馬榜其齋曰兄弟同鳴何宗伯啓圖典試留都以不舉仲淹自愧新安官京師者月有會仲淹一人

以逢掖入諸君高仰之須其至乃舉觴司馬居子舍從弟仲嘉與齊名人稱二仲四方人異幸司馬評目以就聲價殆無虛日二仲遞爲主客與司馬等憚仲淹之嚴而親仲嘉之和仲淹詩若文益工又善書客知仲淹者是夫故自足狂非以酒也武林龍君御江夏丁元父姚江呂玉繩締白榆杜仲淹爲監以彭澤例昇籃輦相從丘潮州謙之將過仲淹業已病司馬不欲爲仲淹費還報曰故人千里相過典衣貰酒樂爲之卒具十日飲而去談諧機警有鋒四座厭心絕不耐見守錢虜飲潘汀州所一夫用鹽鹽起揚揚自得仲淹叱之吾黨言如蘭

若銅臭亟去毋汗我許文穆欲與連姻辭以非偶其藐大人皆此類司馬嚴重方伯江公珍方伯亟推仲淹此愛弟而拂士也以朱氏子文知之司馬唯唯起謝見司馬爲人作傳有臣虜郭劇語私用不平夫俠安可虜也司馬欲著函三子釐正古今史仲淹嘆曰惜哉以伯氏三長不早從事司馬稱其良朋夾輔以此雖剛決獨行一意而篤人倫事兄司馬莊卽甚醉未嘗有慢容與仲嘉及諸從子訢訢如也食母以生仲淹自功壽張爲幻私竊贈公藏仲淹曾不孰何旣惡疾死葬之如禮女兄適羅氏蚤喪媵女有子亾賴給其器具玩好付質庫如

此者三終廩穀之婦翁以博負進窘而道亾子女爲人
奴贖之子與比丘分供終身以女字其族子所契合折
節下之窶人子片言心許周旋其患難身可借交報仇
名可借人以行不減古人余遊新安王孫貞吉踵至貞
吉多才多藝見仲淹而悅之因與余同遊武林已入婁
江謁王弇州先生與其弟奉常二美雅善仲淹下榻二
園中浹旬以八月十八日看潮載酒送三十里而返若
遠公之渡虎溪焉蹇司馬汝循方治兵吳門延爲上客
刻燭賦詩仲淹先成余輩遜謝韜翰也泛太湖登縹緲
峯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變幻萬狀雨挾之益奇仲淹

張蓋踞石縱觀有斗酒不得火取囊中瓢一吸而蓋歸
舟雨益甚沒兩脛嘯傲自如旣別因傷其足旣而廢肌
如腊然善飭眼光注射讀書不休久之瘖無聲穀氣損
疾革司馬飲泣當何見付息無央侍仲淹數日之司馬
授藥一九耳語仲嘉藥雖下咽猶無藥也奈何書遺言
示無央戒之戒之第服伯父若從父之訓聞婦啼曰毋
怛化已就枕而瞑其于宗門有深詣疾困累年能持念
不移綿惓終無惶怖宗人里人遠近之交臨哭盡哀名
士誄輓之者數十百人遺集若干卷司馬評其詩學曹
杜文學司馬子長六書學李丞相王右軍非虛美矣無

吏爲諸生有雋才舉四子瑤環玉珥稱其家兒舊史氏
曰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司馬先生爲仲淹狀有以
恩義交者三人以道義交者七人以文藝交者二十九
人以意氣交者八人以忘年交者九人以忘勢交者五
人以里社交者十二人以布衣交者十九人以方外交
者十一人此孔子所以善子賤之治單父也獨余不佞
爲羊公鶴耳無央屬余傳益不勝昔者吾反之感焉辭
雖不文事則質矣

沈太學家傳

太學沈公昌德字叔懷蘇州嘉定人也其上世盱眙人

宋時揚州守都遠從南渡家吳烏鵲橋已徙嘉定清浦
七傳思善以好義表閭人稱爲旌義沈云子某與婦瞿
俱以孝聞表閭曰雙孝人又稱雙孝沈云季子槩士修
職郎生矯遊太學有聲生仲子應元家苦大獄復中兵
燹能自拔不修怨業乃大起而更好施配陸孺人唐宣
公裔生公有異表父母愛之而坐外侮在縲絏中母佐
橐饘持門戶辛楚備至勢不能長顧復公公少卽忍嗜
欲不作門東啼稍長受學不習其所傳不止年十七爲
諸生父老且病授以家政誦讀之餘兼綜生計養親甚
具支分官家征徭與一切往來酬酢悉如父意所出父

喜天其以是佚我老也吾諸父爲給諫侍御史以功名
著吾子才當不後人而數奇不得志于有司乃入太學
復數困不收因自嘆曰以吾父之好修也而流離瑣尾
幾不免吾不爲覆巢卵幸矣安能俯首含毫希不可冀
之物耶孝弟力田古人以設科豈在文學哉于是退而
躬耕日奉父田間召諸所善者舊酒食談詭窮諸樂事
母病朝夕立而侍藥餌啓居不假寐者五月中夜涕泣
籲天而求所以虞侍父者娶于潘事父甚謹舉子昌國
而公之子弘正再期矣父語公非若吾安得有此子若
無以弟視其以子視公曰請以兄弟之序而行父子之

愛乎父大喜三分其產公父子得二而昌國得一公不
可兒幸壯能自食弱弟不習事兒愧不能埤益之而乃
割所應有者耶卒與弟中分父益喜爲書報所親曰大
兒先弟而後子人情所難向後撫其弟教之與子等而
弟亦爲諸生矣父病不能言哀號祈于神有巫傳神語
憐而孝子而翁兩日能言然大命盡矣奈何已而能言
後兩日卒其執喪毀瘠已甚見者哀憐之推親之所愛
施于三黨族有乾沒公賦者貸而免其罪有遠遊久不
歸者爲之踐更而以怨報有蹊田而奪所獲稼者皆弗
較姑夫負稅長繫爲之輸母之支屬貧欲遠從軍爲之

授室中表黃幼孤遂無志分爲之經紀其家公歿其人泣曰何不少須我陳銖兩之報也包氏以千金寄公越十年畀之封識宛然其他故舊饑助食寒助衣死助賻葬爲讓地訟爲解紛者甚衆所治道成梁繕二氏之宮不惜費人謂公被服儒術不應爾公笑曰吾令匹夫匹婦以此興善心不猶愈于妄費乎吾枕嘗敝不及更以束薪爲之彼大聖人且曲肱于吾何有生平食不二味與其獨飽也無若與人共飽之爲快也弘正時爲古詞賦公視之而喜是非公車家言然賢于諸戲劇矣願若爲古之人無第爲古之文辭有枝葉不善而富貴吾不

願子孫有是里中貴人或過公不報謁曰布衣與冠蓋周旋不韻彼枉駕自厚德事吾終不詣益成其高耳公貌偉而實弱居恒掩關習靜足不入城市竟不勝病卒卒之日言笑自如惟以孝友節義勉其子云弘正才情操行無忝所生矣論曰吳俗重家督諸子莫敢望母賤而子少則奴畜之不以爲子數如太學者旣爲父得其子之母又爲父厚其庶之子蓋絕無僅有事也人侈言世家名家率以富貴功名沈氏布衣行孝行義受知人主六傳而太學世德作求夫膏粱華腴何足道哉

方太學家傳

太學方君名思載字子厚歙人也其先世河南漢長史
紘避地江左至宋季居歙環山再徙忠堂子孫貴盛爲
歙冠族入明貴文舉進士官御史以伉直聞玄孫良曙
舉進士爲郎爲藩臬爲大京兆所至有名迹京兆五子
一元一德一貫一樂一敬一敬舉鄉試第五人一德生
君一元無子京兆以君爲之後而兩父皆蚤世君甫二
歲稱孤有異質口授書輒覆誦不失稍長受春秋春秋
屬詞比事視諸經體異而舉子家言支離蕪蔓君曲暢
旁通以綴文繁而有裁制京兆喜此經吾家世業卽宿
儒未覩秘密孰謂孺子能爾十八爲邑諸生督學使者

按部諸校士質問經傳意旨衆皆關口朴作教刑或詔
君以年之少爲間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達也神羊
峩峩將觸其角宜早自避君曰無憂次及君談詞如雲
使人心形俱服使者嘉之吾聞說經經經楊子行論難
僂僂祁聖元見之此子矣已知爲京兆孫曰故有祖風
君益自奮九夏之暑焚膏而讀蚤虻嘬膚不顧冰月擁
爐厭旦忘就枕已入太學大司成遇以國士君辰入酉
歸未嘗一日失期聞名世公卿賢豪長者踵門請見商
畧今古究極天人腹繹而手錄之志不在小矣凡數應
南北京兆試蓋已上第而失之者至再而好學不衰營

統祠環山與宗人茂才異等藏修息游其中邑秀儁有
青蘭社推君爲長所評隲無曲徇衆儀公必裒然舉而
卒不偶也母早嫠治生劬勞君色養無違事諸父如父
友于諸兄弟析箸聽所授不言多寡肥磽京兆無厚藏
賴君經紀稍裕與伯兄聚處一室事無專輒任其勞者
叔父爲市猾所持中之官君以身捍蔽得無患卽鄉鄰
有鬪爭爲詭辨久稽不決君出片言無不釋憾以君無
偏黨故也京兆治別第巖鎮未就君卒成之而搆一畝
宮于故里若古人田中廬歲居半曰吾聞去其故鄉事
君而達粹遇故人曾無舊言君子恥之況吾先人生于

斯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而何敢忘故夜有盜其貲
復焚其室者左右竊識之請束詣吏君不可秦之時人
或殖子財不足也漢之時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彼以不
足致此吾幸有餘不以生人而欲速之死乎人稱君長
者當京兆時或行金錢屬造請君謹謝之太父以清白
貽孫謀小子不敏寧渠首爲亂階生平自伉儷外婦女
無所幸候試逆旅逆旅處子踰闕而自媒嫻之萬端竣
拒不納所知嗟異不圖輓近世吾黨有魯男子君第應
曰無有里中貴介公子高貲賈人相矜以侈散孺不收
于前鐘鼓不解於縣器用玩好俛童蒞女行樂唯日不

足君爲宮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內外足以別男女之禮不爲歡樂也衣服帶
履便於身不爲辟怪也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不
爲珍異也堅車良馬不知貴刻鏤文采不知喜習而安
焉若素家儲經史子集萬卷閉門掃軌校讎丹鉛不釋
至忠臣孝子節烈義俠覽之長吁潸然下涕也所書格
言四座皆滿爲古文辭詩歌各有程則宗衮司徒采山
極所鑒賞晚而課子嚴數詔之曰青出藍絳出茜弁出
槃得岫無天與之質人視之法有不然者謂之自暴棄
三子光宇光宸光寰率多學尚云舊史氏曰子厚稟仰
素風力行恭儉京兆嘗試以事億則屢中可謂家寶余
獨異其終身無二色力却奔女復不欲汗人以自名此
兩端者賢於人遠矣

金子實家傳

金子實名茂休寧人也世有名德唐押衙順宋司農葵
最著其遷居邑中市自新一始明興治亂國用重典所
株連編戍甚衆新一子仲善爲郡掾焚尺籍免者千人
身坐卒戍昆明諸免家尸祝之仲善子孟賓孟賓子元
元子時時子象象子赦凡五傳家日起人以爲陰德之
報云赦娶于戴生子實姿儀秀美溫潤受詩外傳入太

學試輒困乃用鹽筴賈淮海上間之孟城席其父販麩
為業朝夕誦讀不廢而母弟子馨少孤字育之萬方弟
長盡以其業授之子實行義好施子馨季有兄心無何
弟病子實憂之稱藥量水夜不監寐比卒鄉人哭子馨
哀子實益不勝情哀而至毀見者為之灑泣復字育其
子已長盡以其業授之家遂倍蓰故時卽宅後為園名
之曰市隱池亭整飾花竹妍美汪司馬伯玉嘗偕弟二
仲及汪元叟陳達甫子伯宿仲魚遊而樂之擬少陵飲
中八仙作歌詞林傳為雅談繼司馬游者里人金季黃
丁南羽汪大呂汪公叔敬仲永叔輩飲酒賦詩浹辰挾

月子實沾沾自喜吾鄉者以詩為舉子業方枘圓鑿不
相入今以詩為詩深合吾意四方客能為詩者卽不能
詩而慕子實賢迂道往訪子實盛共張陳絲竹流連經
時客益衆或緩急昏夜造門丐貸無所靳而貲不能繼
矣然其行義好施自如宗祠之立也首以五百金為助
猶子有逋不能償代償之而割予其產視已子等嘗謂
子詔吾聞鹽梅麩藁和而後成味治天下者道如是吾
先人業麩吾業鹽有深旨馬惟和為貴孺子無習而不
察也祝尚璽無功為令知子實長者禮為鄉中正市人
服從其教名不隸于訟牒社有祭酒鄭魯文病卧梁家

口于時子實病病矣日使人問魯文狀餽遺不絕子實
居太學上舍有年應除官不欲赴客或諷之若薄貲郎
耶子實謝曰古貲郎如司馬長卿輩吾得與齊名幸甚
第吾思之至熟與其爲文園令病消渴守白頭文君不
若吾爲市隱園主人抱子之孫孫之子分甘餽餼致足
樂也集所爲詩遂以園名人與地交相爲重矣子實年
七十一子三女孫曾孫皆五人子詔才行爲士林所珍
而尚璽志子實墓簡覈不浮人以爲實錄子馨名芝自
有傳舊史氏曰往余遊海陽海陽多富人與詞人結客
如子實者衆第意在噉名或借以豪里中獨子實闢然
自修無所覬也子實沒已久余友丁南羽每爲余言其
哭弟狀至欲涕下可謂獨行君子矣

柯儒隱家傳

柯儒隱名方榮字自實龍溪人也初名民仰字宇徵督
學使王公易今名少司馬許公易今字父早世率情合
禮王公見其英神雋茂使從王伯父甘野公受書柯故
以尚書起家甘野公尤洽浹公講貫習復通微言大義
綴文卓有奇致每自塾歸必以所製跪而陳之父靈牀
前如生時已爲邑諸生身長七尺餘腰帶數圍豐頤美
鬚髯俯仰進退咸有風則事母孝甘旨之奉必竭其力

王父時資之衣食輒以進母與孤弱弟王父知狀私授之塾中亦必持歸須母命而後可已受室于楊月不數處內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蓋其性然也父所遺故薄悉畀兩弟母卒時郡罹兵患歲復大侵營綜斂葬兩弟相隨啼號而已諸弟子若博士聞而高之爲之賻王父踰九十日不明朝夕舐之如初叔弟殤葬如母仲季未有室累積束脩具六禮焉躬治王父葬會足瘍跛躄從事山故遠于溪沙無可得忽驟雨湧沙數百斛人以爲異宗祠圯倡宗人新之歲時致祀具有經式而斥其名田供祀物族居美陽食指繁政無統紀慕公之誼奉

爲宗盟長公析爲五宗曰恭寬信敏惠而擇其賢者長之爲家規若干條人給一帙月朔謁祠使誦以對而廉其行有過夏楚示懲又爲立家倉備凶荒周困乏立宗塾簡其雋異者教誨之婦幼孤育于鄭翁翁有厚蓄子少侵者百方公爲禦侮夫婦獨蔬布不私一錢子後蕩其產更伙之而爲葬鄭翁如禮賊之陷南靖也徐生父子在虜中賊逸兵執生將劾首虜公往見其帥說而免之沈井里人從賊所逃歸衆以爲賊刃在其頸公知非是解其縛後遇同安道中迎公于家妻子羅拜而相者因謂公面有陰德文云同舍生中讒而黜者雲之鄉田

苦輸租僧者釐之古迂陳先生仕而貧子孫有饑色爲
傳其事而請祀之學宮劉愛禮先生祠燬于火請復之
王氏子以泝泝統爲業善事兄白邑令旌之所聞貞女
烈士雖越境必肅衣冠往造其廬致敬而返童子中有
異質亟稱于人以誘其進後生藉以成名甚衆四書六
經諸史百家悉有傳釋口授人亶亶忘倦而砥礪躬行
日孜孜焉顏其室曰修身正家題其楹曰畏清議若神
明對家人如賓客爲拙賦以見志大要在無自私自利
與所製六言貽子者旨相似燕居靜夜每念三黨四鄰
得無有愁嘆聲乎治沮洳道以石而爲舟濟病涉者寬

其稅市僧私宰牛勅宗人不得與徙市于野或移書朝
之卒不聽豐城李中丞講學郡中許司馬徐叅知兩公
爲主必攝齊聽受豁然開悟以大學爲案孔曾爲宗止
善爲命脉修身爲本格致誠正爲功齊治均平爲緒事
所論克已格物變化氣質皆發前人未發之蘊三公稱
之不容口適海上有寇警年穀不登上賑饑城堡二議
當事者采行之自治舉子業四十年不輟而以子舉賢
書遂自免隱于天寶山之麓徐公名其門儒隱疾時徐
李二公爲製藥卒不起子方偕計手書命之六十餘年
學問不敵一時氣使益疾不仁故云詩文喜司馬子長

陶靖節及今王弼州而雅慕魯仲連范希文之爲人所
編三禮以疾未就有棗猗樓集藏于家郡邑長吏博士
子弟鄉大夫父老具言公清裁懿德華首彌固爲一方
表的宜俎豆于孔廟之廡其里則特置祠子壻有軼材
式穀似之矣舊史氏曰朱紫陽守漳州言南來得一陳
安卿學者所稱爲北溪先生者也其後有王益齋陳布
衣兩先生真儒不數見如是柯公訓故類北溪內行類
益齋正俗類布衣距紫陽五百歲聞而知之其斯人乎

吳伯實家傳

吳伯實者名繼美休寧人也人稱之省吾先生家居上

山溪山明秀獨吳氏得其勝子孫千億里無兩大名著
四方伯實父龍泉公大父鯉墩公皆以純龐惇固之德
表正鄉閭其生也弱不勝衣龍泉公少之是不若季灼
壯有力鯉墩公曰此皮相耳瘦乃勝肥吾必以伯爲壤
子伯實亦自奮古之羸者要離以勇聞崔浩以多智聞
皇甫謐以博學聞吾何獨不然下帷發憤日所受書倍
同舍生覆誦之不失一字衆竊怪其異居恒行不中道
坐不窺堂飲食不溲侍於親不睇視不側聽不噉應不
僂言所遊有常出面反告定省溫清具如禮經鯉墩公
大喜舉酒屬客乃公固知人旣入南雍獲覲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濡者艾而信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者師事之離經辨志知類通達矣與海內英俊上下論議依方辨對每出問表莫不嗟服龍泉公治家儼若朝典又屬望諸子厚伯實情存挹損不矜急自多挑取功譽而會母黃孺人喪父倦勤伯實部署喪事緩急疏數情文俱得龍泉公亦大喜吾幾失子于是傳伯實以政而召諸子前語之曰夫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者天下馬也望之似木雞者鬪雞也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泯然無際莫識其狀者實劍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處身若檟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而後善承

頓忘四肢形體而後善削鍊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解衣槃礴羸而後善畫朱文季之以公叔爲專愚也山季倫之不爲家公所知也語固不虛今而後吾知若伯氏今而後若曹惟家督是聽諸子敬諾疾革申命如初家故受什一傭保駟僮以百數僮佼鋒俠熒惑人視聽伯實心計精審每以片語發覆衆吐舌相戒而察其馴慤者任使之盼睐有加等益樂爲用業更隆起然不以是侈費瀟梁之飯藜藿之羹居無重席非禮服不裂帛然不以是吝施自三黨近戚與所交遊乏者助其貲貸者焚其券嘗之郭有棄兒草野中收之以畀里人無子者

歲予衣食子壯有室而感可知也人奴逃而就捕計復無之且赴水死爲請主人贖其罪并贖其身道途之華離而土疆槩者溪澗之不可以舟而無徒杠輿梁者二氏之宮補綻決壞枝柱邪傾衆力莫繼者仰如外府然不以是好上人見長者正立拱手必慎唯諾見同等車必下路必讓至於芸夫牧豎牛馬走和顏色而延接之與之言悛悛若不出口然不以是泛交自非倜儻魁偉束脩至行者名刺不輕投貴人干旄枉過輒以出亡辭居太學久應拜官委去不顧灑掃精廬左圖右史披覽忘倦啜茗焚香藝花種竹或鼓琴而歌或抱膝而吟或

登樓而傲睨或箕踞南牕而嘯或踟躕畦苑遊戲平林興盡而返所臭味過從手談終日佐之以酒間語及外事闔口不答符卿祝無功初爲海陽令其門如市獨伯實五年不上謁無功嘆曰疇謂古今人不相及雖公事不至偃室吳君賢於子羽矣晚年有味竺乾氏言挈其弟泛海禮大士普陀巖歸而築閣事佛八關六時齋誦一如彼法會數有子喪諸善伯實者載酒相慰藉唱酬謔浪日多歡趣乃忽大悟陶彭澤好酒遠公招入白蓮社送過虎溪蘇晉願與彌勒同龕以好飲米汁故故長齋佛前而稱爲飲中仙人吾竊比焉無何卒丈夫子六

人敬爲內史金陵顧太史弟子也以才雋發名舊史氏
曰吳伯實恂恂長者不名一行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樸素而天下莫能爭美矣
新安多君子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伯實未嘗過而問焉宜也

吳仲虛家傳

吳仲虛者名繼灼灼訓爲炙爲昭惡其文之著也字以
仲虛別號履素云其先唐御史念其徙休寧商山則宋
文肅儆十傳爲昆昆生祿祿次子典客洽元配黃生仲
虛而助黃造者張生伯實長仲虛八歲仲虛小而聰了

十歲從塾師所見左氏春秋好之塾師爲解故遂盡通
曉長而韶令美容儀舉止醜藉襟情豁朗典客公督之
嚴學益勤業益工益習百家言以屬文敘致精麗無何
父母卒哭嘔血至升乃入太學許張二相國爲司成遇
以國士七上京兆試不第意氣自如別業在蓀谷有閒
曠之致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
文士與諸兄弟盡遊玩之適賦詩行酒爲樂而學不輟
家藏書萬卷丹鉛校讎不倦今武林西爽堂所鏤梓海
內競市之嘗與湯博士論三國志諸葛忠武無所薦士
不若鄧侯蜀士少何以不加珍重魏多材何以亡在吳

先博士具爲明其所以欣然厭心也已就老宿談西方之業一往奔詣故復自佳馮虞諸君子目曰禪中夷惠於是從伯兄渡海禮大士于普陀損橐中裝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津梁水陸之墮鬼趣者而歸仲虛故篤於用情而諸父昆弟姊妹相次沒不任憂邑丁酉就試復被放聞伯實病操舢舨晝夜併道以還而伯實業已先沒兩日仲虛撫膺呼天涕泗交流余無父母而有兄鄉之力於學也兄代余治生也頃之快於隱若遊也兄在無內顧也垂三十年手不執算今安恃乎每哀至則泣復嘔血如往時眩而仆地久之方蘇稍綜理兄家政耳

目所觸無非痛楚食少事繁遂病矣猶日持呂覽與諸兄弟言是夫謂奇貨可居貨孰奇於是千秋而下隻字尚可百金吾新安多賈人不足當其一瞬旣而伯子懷真自武林來侍病悲不自勝仲虛摩挲之兒爲我來良苦將無以我年未五十患天耶昔王司徒恨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公答言古人不愛尺璧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擅越旣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遐齡吾辯之審矣兒其入謁先廟見若母拜三黨父老而後出仲虛猶攝衣冠匡坐至夜分卒識者以其得禪趣深也江南嘗大饑疫其所活無萬數振人

困厄如或不及而耻任德卒之日來哭者填門家人不識姓名所交盡東南之美周旋異常樵李馮開之爲志四明屠長卿爲表臨川湯義仍爲傳閩曹能始爲書傳後武林黃貞父爲狀長洲張伯起王百谷華亭王元翰陳眉公董玄宰馮咸甫廣陵陸無從新安方定之羅德鳴謝少廉高安陳德遠及申王二相國祿宏洪恩二高僧宗人吳體中爲象讚人歆豔之以爲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文繡也所著西爽堂稿篇什不富而才意新拔良足嘉異子懷真懷上有名家韻舊史氏曰商山吳氏之先其奕世載德耶何子孫之多賢也余所知數十人

年行三輩各有其美往傳伯實已知有仲虛復爲仲虛立傳夫常棣碑不足貴矣

吳雅士家傳

吳雅士者海陽太學繼可也繼可字幼時直指使者下檄旌其門曰雅士人因稱之少以字行江淮間故幼時稱最著幼時父瀛官內史別號鳳泉世目內史鳳凰池而鳳泉公有子九人若鳳將九雛幼時行居八人又稱之八郎云幼時生而白晢韶令顰笑啓居有常度絕肖內史內史日摩挲其頂爲歡甫齒則內史捐館舍矣孺子之慕自其天性朝夕從諸兄寢食靈牀前就外傳受人

書不屑訓故通曉大歸而已又涉獵諸家言好誦唐人詩叔兄宦遊金陵從之入南雍時方弱冠神采映發而溫恭雅馴四方豪賢愛之與結衿契者纒屬諸應酬大小儀體一切關決于兄無專輒焉兩兄卒幼時哀如父諸子議曰周有大叔在德不在年今諸父賢八叔爲最請禮爲家督于是之廣陵部署什一之業則曰先君子規畫具在奉之無失又何加焉任人而因時無欲速無見小利而業駸駸起矣廣陵高貲賈人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僕從及諸攤錢之戲叔時去其泰甚而不溪刻自處素不信二氏言卽有以理學自命者

招致之辭曰吾日用庸行孳孳不及而謗口說爲事其異母兄也偶旅退讓粥粥若無能事其母弟也如左右手呼吸相關於諸子姓若宗親愉愉如也於里黨穆穆如也下至臧獲未嘗有陵厲之色嘗爲人解鬪悞傷其面血殷裳僵仆幾死卒無怨言匡困資無不責其償飲酒可數斗而醉二三然無客不歡客滿坐酣暢終日繼之以酒酬酢如禮晚構別墅適以部使旌門之日落成名之曰雅園土事不文木事不飾花塢竹迳果蔬之圃足以供賓祭而已會年四十子長者二人來爲壽因令就廣陵塾師無何有寒疾自知不可諱召諸子前曰彭

殤壽夭同歸于盡吾何憾哉獨不得終事老母目不瞑耳家有遺書世有遺德而曹勛哉無忘諸兄弟諸子及宗人皆行哭失聲知交無不隕涕者幼時于諸子中最重公勵公勵狀其行事泣而告余曰天祐善人叔父善若是而短祚不得其解矣然幼時有八子與善之道不在于其身于其子孫異日比蹤高陽里天固未嘗不定也舊史氏曰余與幼時締孔禰忘年之交嘗言其貌類許文穆而情度淹粹亦近之虞翻不云乎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余之知幼時深矣

張秀甫小傳

張秀甫名玠潁人也構小庵以隱人稱之小庵先生云少卽工岐軒家言以治病多效潁之人男女老弱所苦在死法中而得刀圭輒起薦紳學士長者輿馬迎致之貧者踵門乞藥其人癩癘聾盲瘖啞疣贅跛躄偏枯蠱癭腫瘰無所不有以次按方授藥不問姓名無論精矣其或有所將謝則以市藥不恒有者儲而待用久之郡久之江南北迎致者日益衆應接不暇秀甫嘆曰是吾目力足力所能至耳所不能至者將若之何則以尊生三寶保赤四要版行之三寶治壯夫四要治小兒方行而用之者莫不奏功秀甫家計稍贏廩有餘粟而恒

廢箸太息上古聖人先播百穀而後嘗百草食治其本藥治其標也吾力能醫人病不能療人饑卽吾遠近支屬與鄰里鄉黨遇凶年饑歲死者無算吾其效昔人義田之法自吾宗始而語其子體敬此吾不忍一牛之心也擴而充之在吾子體敬敬諾秀甫沒而體敬本原父意損名田五百畝以周饑寒若婚嫁之不及時學之不足贄者穎人德之爲祠尸祝秀甫郡大夫孫重之命曰種德永思詳具記中秀甫生平陰行善其大者兩事最著體敬爲蓬溪令有仁政大抵若父之善推所爲也舊史氏曰司馬子長傳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庫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此趨時急功利私心耳其所不愛將坐視其死而不救與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扁鵲之不仁甚矣凶終故宜秀甫以其術公天下又使其子繼之禮所謂終身之仁數世之仁也克昌厥後有天道哉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一

大德山房集卷之十一

五

梁



